

歐陽先生遺粹標目

第一卷

賦

秋聲

憎蒼蠅

論

為君難上

為君難下

朋黨

五代史一行傳

五代史伶官傳

歐陽先生遺粹



五代史宦者傳

第二卷

書

答范龍圖辭辟命

代楊洎上呂相公

代人上王樞密

與謝景山

答孫正之一

答孫正之二

第三卷

劄子

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

論包拯除三司使

論賈昌朝除樞密使

論狄青

乞獎用孫沔

論更改貢舉事件

論河北守備事宜

論軍中選將

論禦賊四事

論救賑饑民

第四卷

奏疏

論選皇子

論水災

奏狀

言西邊事宜一

言西邊事宜二

論西賊議和利害

論按察官吏

論茶法

再論水災

第五卷

序

送田秀才

送宋秘書

送楊真

刪正黃庭經

秘演詩集

惟儼詩集

仲氏文集

蘇子美文集

梅聖俞詩集

歸田錄

第六卷

記

醉翁亭

豐樂亭

至喜亭

叢翠亭

畫舫齋

真州東園

菱谿石

浮槎山水

樊侯廟災

第七卷

傳

六一居士

桑懌

雜著

醉翁吟

山中之樂并序

雜說三首

跋唐磻溪廟記

跋唐人書楊公史傳記

第八卷

碑銘

陳文惠公

程文簡公

王武恭公

王待制

第九卷

墓銘

孫待制

蘇長史

石徂徠

梅侍講

孫明復

張翰林

第十卷

墓銘

狄大理

張秘書

黃縣尉

謝縣君

墓表

胡安定

石校理

連處士

祭文

漢高帝

宋侍中

尹師魯

詩

廬山高贈劉中允歸南康

和王介甫明妃曲

再和明妃曲

歐陽先生遺粹標目

精
覽

歐陽先生遺粹卷第一

賦

秋聲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
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
驟至其觸於物也鏗鏘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
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予謂童子此何
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
聲在樹間予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爲乎來哉蓋夫
秋之爲狀也其色慘淡煙霏雲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
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爲聲也

淒淒切切呼號奮發豐草綠縹而爭茂佳木葱籠而可
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
乃一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爲陰又兵象也於行
爲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爲心天之於物春
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爲七月之
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嗟夫
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爲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
萬事勞其形有動乎中必搖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
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爲稿木黔然黑者
爲星星柰何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爲之
戕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

聲唧唧如助予之歎息

憎蒼蠅

蒼蠅蒼蠅吾嗟爾之爲生既無蜂蠶之毒尾又無蚊蚋
之利觜幸不爲人之畏胡不爲人之喜爾形至眇爾欲
易盈孟孟殘瀝砧儿餘腥所希杪忽過則難勝苦何求
而不足乃終日而營營逐氣尋香無處不到頃刻而集
誰相告報其在物也雖微其爲害也至要若乃華棖廣
廈珍簟方牀炎風之燠夏日之長神昏氣感流汗成漿
委四肢而莫舉眊兩目其茫洋惟高枕之一覺冀煩歎
之暫忘念於爾而何負乃於吾而見殃尋頭撲面入袖
穿裳或集眉端或沁眼眶目欲瞑而復警臂已痺而猶

攘於此之時，孔子何由見周公於髣髴，莊生安得與蝴蝶而飛揚，徒使蒼頭丫髻，巨扇揮颺，或垂頭而腕脫，或假寐而顛僵，此其為害一也。又如峻宇高堂，嘉賓上客，沽酒市脯，鋪筵設席，聊娛一日之餘閑，柰爾衆多之莫敵，或集器皿，或屯几格，或醉醇酎，因之投溺，或投熱羹，遂喪其魄，諒雖死而不悔，亦可戒夫貪得，尤忌赤頭，號為景迹，一有霑汗，人皆不食，柰何引類呼朋，搖頭鼓翼，聚散倏忽，往來絡繹，方其賓主獻酬，衣冠儼飾，使吾揮手頓足，改容失色，於此之時，王衍何暇於清談，賈誼堪為之太息，此其為害者二也。又如醯醢之品，醬醢之制，及時月而收藏，謹餅罌之固濟，乃衆力之攻鑽，極百端

而窺覲，至於大截肥牲，嘉穀美味，蓋藏稍露於罅隙，守者或時而假寐，纔少怠於防嚴，已輒遺其種類，莫不養息蕃滋，淋漓敗壞，使親朋卒至，索爾以無歡，臧獲懷憂，因之而得罪，此其為害三也。是皆大者，餘悉難名，嗚呼！止棘之詩，垂之六經，於此見詩人之博物，比興之為精，宜乎以爾刺讒人之亂國，誠可嫉而可憎。

論

為君難上

語曰：為君難者，孰難哉？蓋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任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絕群議，是欲盡一人

之用而先失衆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於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夫違衆舉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贊之以其違衆爲獨見之明以其拒諫爲不惑群論以其偏信而輕發爲決於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歎也前世爲人君者力拒群議專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於禍敗者多矣不可徧舉請試舉其一二昔秦符堅地大兵強有衆九十六萬號稱百萬蔑視東晉指爲一隅謂可直以氣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

晉不可伐更進互說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隨以強辦折之忠言讜論皆沮屈而去如王猛符融老成之言也不聽太子宏少子詵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爲之言不聽惟聽信一將軍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爾於是決意不疑遂大舉南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擊之大敗而歸比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近五代時後唐清泰帝患晉祖之鎮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議欲徙之於鄆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爲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

召常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群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即時命學士草制徙晉祖於鄆州明且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日而晉祖反書至清泰帝憂懼不知所爲謂李崧曰我適見薛文遇爲之內顛欲自抽刀刺之崧對曰事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由是言之能力拒群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禍敗亂亡亦莫如二君之誥也方符堅欲與慕容垂共定天下清泰以薛文遇爲賢佐助我中興可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或有詰秦曰然則

之者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臣民非之也蓋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而兩國之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臣民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任而信之以失衆心而斂國怨乎

爲君難下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辨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爲難也

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爲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爲能也歎曰趙若以括爲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爲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爲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坑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荆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

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爲可用即與兵二十萬使伐荆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爲荆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慙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強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荆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爲難也予又以謂秦趙二王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

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予略考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爲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用括爲將以代頗頗相如力諫以爲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頗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朋黨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則爭先或利盡則交踈甚者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

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時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臯夔稷契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此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

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之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其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由此而興者人雖多而不厭也嗟乎夫治亂興亡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五代史一行傳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縉紳之士安其祿而立

其朝充然無復廉耻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
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
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墮壞至於如
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
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賢材有韞於中而不見于
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
不彰况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
負材能修節義而况淪于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
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
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
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于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

人焉曰鄭逖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
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而何必自明有
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贊
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
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矣於此之時
能以孝弟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
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
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
行傳

五代史伶官傳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

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而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蒼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跡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

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知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哉

五代史宦者傳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於喪亂傳記小說多失其傳故其事迹終始不完而雜以訛繆至於英豪奮起戰爭勝敗國家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略辯士之談而文字不足以發之遂使泯然無傳於後世然獨張承業事卓卓在人耳目至今故老猶能道之其論議可謂偉然歟殆非宦者之言也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

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踈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踈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于帷閫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踈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

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富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決其種類盡殺以快其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踈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決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昭宗信狎宦者由是有東宮之幽既出而與崔胤圖之胤爲宰相顧力不足爲乃召兵於梁梁兵且至而宦者挾天子走之岐梁兵圍之三年昭宗既出而唐亡矣初昭宗之出也梁王悉誅唐宦者第五可範等七百餘

人其在外者悉詔天下捕殺之而宦者多爲諸鎮所藏
匿而不殺是時方鎮僭擬悉以宦官給事而吳越最多
乃莊宗立詔天下訪求故唐時宦者悉送京師得數百
人宦者遂復用事以至於亡此何異求已覆之車躬駕
而覆其轍也可爲悲夫

歐陽先生遺粹卷第一

歐陽先生遺粹卷第二

書

辭范龍圖辟命

脩頓首再拜啓急脚至得七月十九日華州所發書伏
審即日尊體動止萬福戎狄侵邊自古常事邊吏無狀
至煩大賢伏惟執事忠義之節信於天下天下之士得
一識面者退誇於人以爲榮耀至於游談布衣之賤往
往竊託門下之名矧今以大謀小以順取逆濟以明哲
之材有必成功之勢則士之好功名者於此爲時孰不
願出所長少助萬一得托附以成其名哉况聞狂虜猖
獗屢有斥指之詞加之輕侮購募之辱至於執戮將吏

殺害邊民凡此數事在於脩輩尤爲憤耻每一思之中夜三起不幸脩無所能徒以少喜文字過爲世俗見許此豈足以當大君子之舉哉若夫叅決軍謀經畫財利料敵制勝在於幕府苟不乏人則軍書奏記一末事耳有不待脩而堪者矣由此始敢以親爲辭况今世人所謂四六者非脩所好少爲進士時不免作之自及第遂棄不復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於職當作亦不爲作此師魯所見今廢已久懼無好辭以辱嘉命此一端也伏見自至關西辟士某衆古人所與成事者必有國士共之非惟在上者以知人爲難士雖貧賤以身許人固亦未易欲其盡死必深相知之不盡士不爲用今奇怪豪

俊之事往往蒙見收擇顧用之如何耳然尚慮山林草莽有德特知義慷慨自重之士未得出於門下也宜少思焉若脩者恨無他才以當長者之用非敢效庸人苟且樂安佚也幸察

代人上王樞密

某月日具位某謹齋沐獻書樞密相公閣下某聞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君子之所學也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詩書易春秋皆善載事而尤又者故其傳尤遠荀卿孟軻之徒亦善爲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書或傳或不傳猶繫於時之好惡而興廢之其次楚有大夫者善文其謳諠以傳漢之

盛時有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揚雄能文其文辭以傳
由此以來去聖益遠世益薄或衰下迄周隋其間亦時
時有善文其言以傳者然皆紛雜滅裂不純信故百不
傳一幸而一傳傳亦不顯不能若前數家之焯然暴見
而大行也甚矣言之難行也事信矣須文文至矣又繫
其所恃之大小以見其行遠不遠也書載堯舜詩載商
周易載九聖春秋載文武之法荀孟二家載詩書易春
秋者楚之辭載風雅漢之徒各載其時主聲名文物之
盛以爲辭後之學者蕩然無所載則其言之不純信其
傳之不久遠勢使然也至唐之興若太宗之政開元之
治憲宗之功其臣下又爭載之以文其詞或播樂歌或

刻金石故其間鉅人碩德閑言高論流鑠前後者恃其
所載之在文也故其言之所載者大且文則其傳也章
言之所載者不文而又小則其傳也不章某不佞守先
人之緒餘先人在太宗時以文辭爲名進士以對策爲
賢良方正既而守道純正爲賢待制逢時太平奮身揚
名宜其言之所載文之所行大而可恃以傳也然未能
甚行於世者豈其嗣續不肖不能繼守而泯沒之抑有
由也夫文之行雖繫其所載猶有待焉詩書易春秋待
仲尼之刪正荀孟屈原無所待猶待其弟子而傳焉漢
之徒亦得其史臣之書其始出也或待其時之有名者
而後發其既歿也或待其後之紀次者而傳其爲之紀

次也非其門人故吏則其親戚朋友如夢得之序柳子厚李漢之序退之伏惟閣下學老文鉅爲時推人出入三朝其能望光輝接步武者惟先君爲舊則亦先君之所待也豈小子之敢有請焉謹以家集若干卷數寫獻門下惟哀其誠而幸賜之

代楊洎上呂相公

某聞古者堯舜禹之爲君也有臯陶益稷之徒者爲其臣而湯之王也亦有仲虺伊尹者周之始興也有周公召公其復興也有方叔邵虎申甫之徒下而至漢其初也功臣尤多而稱善相者曰蕭曹其後曰丙魏唐之始則曰房杜旣而曰姚宋者是皆能以功德佐其君而卓

然特以名出衆而見於世者夫詩書之所美莫大乎堯舜三代其後世之盛者莫盛乎漢與唐而其興也必有賢哲之臣出其際而能使其君之功業名譽赫然光顯於萬世而不泯故每一讀其書考其事量其功而想乎其入疑其瓌傑竒怪若神人然非如今世之人可得而識也夫其人已亡其事已久去數千百歲之後徒得其書而一讀之猶灼然如在人耳目之際使人希慕稱述之不暇况得身出於其時親見其所爲而一識其人則雖奔走俯伏從妾國執鞭扑猶爲幸歟某嘗誦於此而私自爲恨者有日矣國家之興七十有五年矣禮樂文章可謂太平而傑然稱王公大人於世者往往而出凡

士之得身出於斯時者宜爲幸矣又何必忽近以慕遠
違目而信耳且安知後之望今不若今之望昔者耶然
其實有若不幸者某生也少賤而愚賤則不接乎朝廷
之聞愚故不能與於事則雖有王公大人者並出而欲
一往識之乃無一事可因而進焉噫古之君子在上不
幸而不得出其間今之君子在上幸而親見矣又以愚
賤見隔而莫可望焉是真可閔歎也已然嘗獨念昔有
聞於先君大夫者似有可以藉而爲說以干進於左右
者試一陳之先君之生也好學勤力以孤直不自進於
時其晚也幸登朝廷享榮祿使終不困其志而少伸者
蓋實出於大君子之門則相公之於楊氏不爲無恩矣

某不肖其能繼大先君之世而又苟欲藉之以有緒於
閭人誠宜獲罪於下執事者矣然而不詢於長者不謀
於著龜而決然用是以自進者蓋冀萬一得償其素所
願焉雖及門而獲罪不猶愈於望古而自爲恨者邪言
狂計愚伏惟聰明幸賜察焉

與謝景山

脩頓首再拜景山十二兄法曹昨送馬人還得所示書
并古瓦硯歌一軸近著詩文又三軸不勝欣喜景山留
滯州縣行年四十獨能異其少時雋逸之氣就於法度
根蒂前古作爲文章一下其筆遂高於人乃知駟駿之
馬奔星覆駕及節之鑾和以駕五軸而行於大道則非

常馬之所及也。古人欠困不得其志，則多躁憤佯狂，失其常節，接輿、屈原之輩是也。景山愈困愈刻，意又能恬然習於聖人之道，賢於古人遠矣。某嘗自負平生不妄許人之交，而所交必得天下之賢才。今景山若此，於吾之交有光，所以某益得自負也。幸甚幸甚。與君謨往還書不如此，何以發明？然何必懼人之多見也？若欲銜長而耻短，則是有爭心於其中。有爭心則意不在於謀道也。荀卿曰：有爭氣者不可與辯，此之謂也。然君謨既規景山之短，不當以示人；彼以示人，景山不當責之，而欲自蔽也。願試思之。此縣常有人入京，頗得書信往還。今者茲人入京作書，多未能子細，夏熱千萬自愛。

答孫正之一

脩白孫生足下。丁元珍書至，辱所示書及雜文二篇，辭博義高而不違於道，甚喜甚喜。元珍言足下好古自守，不妄接人，雖居鄉閭，罕識其面，其特立如此，而乃越千里以書見及。若某者，何以當之？豈足下好忽近而慕遠邪？得非以道見謀，不為遠近親疎然者也？僕愚學不足以自立，而氣力不足以動人，而言不見信於世，不知足下何為而見及。今又豈足下所取信者？丁元珍愛我而過譽邪？學者不謀道久矣，然道固不可廢，而聖人之書如日月，卓乎其可求，苟不為刑禍祿利動其心者，則勉之皆可至也。惟足下力焉而不止，則不必相見以目而

後可知其心相與以言而後可盡其說也以所示文求足下之志苟不惑而止則僕將見足下大發于文著于行而質于行事以要其成焉

答孫正之二

脩再拜人至辱書甚勤前年丁元珍得所示書喜吾子之好學自立然未深相知及得今書乃知吾子用心如此僕與吾子生而未相識面徒以一言相往來而吾子遽有愛我之意欲戒其過使不陷於小人此非惟朋友之義乃吾父兄訓我者不過如此也僕自知何足愛而吾子所愛者道也世之知道者少幸而有焉又自爲過失以取累一得爲完人此吾子之所悉也僕知道晚三

十年前尚好文華嗜酒歌呼知以爲樂而不知其非也及後少識聖人之道而悔其往咎則已布出而不可追矣聖人曰勿謂小惡爲無傷言之可慎也如此爲僕計者已無奈何惟有力爲善以自贖爾書曰改過不吝書不譏成湯之過而稱其能改則所以容後世之能自新者聖人尚爾則僕之改過而自贖其不晚也吾子以謂如此可乎尚爲未可則願有進可贖之說見教吾子待我者厚愛我者深惜乎未得相見以規吾子之所未至者以報大惠蓋其他不足以爲報也值多事不子細

歐陽先生遺粹卷第二

歐陽先生遺粹卷第三

劄子

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

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爲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爲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

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爲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已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夫爲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下爭勝也使爲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爲明主萬世仰爲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與其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愆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

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爲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爲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爲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尚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惟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爲而致此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旣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

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飢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諂邪狠復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搖甚者則誣言事者欲

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則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爲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爲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謬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

乃諂上傲下復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群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耻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切恩遇職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萬死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

臣材識庸暗碌碌於眾人中蒙陛下不次拔擢置在樞府其於報效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半歲凡事關大體必須衆議之協同其餘日逐進呈皆是有司之常務至於謀猷啓沃茂爾無聞上辜聖恩下愧清議人雖未責臣豈自安所以夙夜思惟願竭愚慮苟有可採冀裨萬一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道等因言陳旭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下自臨御已來擢用諍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聖慈每賜優容一旦臺諫聯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中外驚疑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道皆久在言職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補益甚多豈於此時頓然改節故爲欺

罔上昧聖聰在於人情不宜有此臣竊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足畏罪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若寬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爲優容以保全之而爲大臣者外秉國權內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仇已結於其身故於此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有難有易在知其術而已夫忠邪並進於前而公論與私言交入于耳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其人之忠邪辨其言之公私則聽

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意初聞若可惡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意初聞若可喜者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其職或當朝正色顯言于廷或連章列署共論其事言一出則萬口爭傳衆目共視雖欲爲私其勢不可故凡明言于外不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職又不敢顯言或密奏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欲人知言有主名者蓋其言涉傾邪懼遭彈劾故凡陰有奏而畏人知者皆挾私之說也自古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則聽言易也伏惟陛下仁聖寬慈躬履勤儉樂聞諫諍容納直言其於大臣尤所優禮常欲保全終始思與臣下愛惜名節尤慎重於進退

故臣謂方今言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春州別駕至和初吳中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貶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罪自范仲淹貶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臺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知其用心矣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是從誨入臺未久其他四人出處本末迹狀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彥博遠竄廣西

煙瘴之地賴陛下仁恕哀憐移置湖南得存性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忤劉沆罷臺職守外郡連延數年然後復今三人者又以言樞臣罷黜然則介不以前蹈必死之地為懼師道與抃不以中滯進用數年為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蓋所謂進退一節終始不變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韓絳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為中丞陶不敢內顧私恩與之爭議絳終得罪夫牽顧私恩人之常情爾斷恩以義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徇公滅私之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為人也就使言雖不中亦其情必無他議者或謂言事之臣好相朋黨動搖大臣以作威勢臣竊

以謂不然至於去歲韓絳言富弼之時介與師道不與絳爲黨乃與諸臺諫共論絳爲非然則非相朋黨非欲動搖大臣可明矣臣固謂未可以此疑言事之臣也况介等比者雖爲謫官幸蒙陛下寬恩各得爲郎未至失所其可惜者斥逐諫臣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爲國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蒙憐察也欲望聖慈特賜召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守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

論包拯除三司使

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先後而已用人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軍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名節者亦勢使

之然也朝廷之教化風俗之薄厚治道之汗隆在乎用人而教化之行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諭之故常務專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而聳勵其媮薄夫所謂名節之士者知廉耻脩禮讓不利於苟得不牽於苟隨而惟義之所處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技之易有所不爲而惟義之所守其立於朝廷進退舉止皆可以爲天下法也其人至難得也至可重也故其爲士者常貴名節以自重其身而君人者亦常全名節以養成善士伏見陛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爲三司使命下之日中外喧然以謂朝廷貪拯之材而不爲拯惜名節然猶冀拯能持節守義堅讓以避嫌疑而爲朝廷惜事體數日之間

遽聞拯已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剛天姿峭直然素少學問朝廷事體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雖初無是心然見得不思義此皆不足恠若乃嫌疑之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豈獨不思哉昨聞拯在臺日常自至中書詎責宰相指臣前三司使張方平過失怒宰相不早罷之既而臺中寮屬相繼論列方平由此罷去而以宋祁代之又聞拯亦曾彈奏宋祁過失自其命出臺中寮屬又交章力言而祁亦因此而罷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謂蹊田奪牛豈得無過而整冠納履當廷可疑者也如拯材能資望雖別加進用人豈爲嫌其不可爲者惟三司使爾非惟自涉嫌疑其於朝廷所損不

細臣請原其本末而言之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以恭謹諍慎爲賢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頽惰寬弛習成風俗不以爲非至於百職不脩紀綱廢壞時方無事固未覺其害也一旦黠虜犯邊兵出無功而財用空虛公私困弊盜賊並起天下騷然陛下奮然感悟思革其弊進用三數大臣銳意於更張矣於此之時始增置諫官之員以寵用言事之臣俾之舉職由是脩紀綱而繩廢壞遂欲分別賢不肖進退材不材而又弊之俗驟見而駭因共指言事者而非之或以謂好訐陰私或以爲公相傾陷或謂沽激名譽或謂自圖進取群言百端幾惑上聽上賴陛下至聖至明察見諸臣本以忘身殉國非

爲已利讒間不入遂荷保全而中外之人又而亦漸爲
信自是以來二十年間臺諫之選屢得諫言之七中間
斥去姦邪屏絕權倖拾遺救失不可勝數是則納諫之
善從古所難自陛下臨御以來實爲聖德於朝廷補助
之效不爲無功今內外習安上下已信纖邪之人凡所
舉動每畏言事之臣時政無巨細亦惟言事官是聽原
其自始開發言路至於今日之成效豈易致哉可不惜
哉夫言人之過似於激訐逐人之位似於傾陷而言事
之臣得以自明者惟無所利於其間爾而天下之人所
以爲信者亦以其無所利焉今拯并逐二臣自居其位
使將來姦佞者得以爲說而惑亂主聽今後言事者不

爲人信而無以自明是則聖明用諫之功一旦由拯而
壞夫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爲之謂耻近臣舉動人
所儀法使拯於此時有所不取而不爲可以風天下以
廉耻之節而拯取其所不宜取爲其所不宜爲豈惟自
薄其身亦所以開誘他時言事之臣傾人以覲得相習
而成風 此之爲患豈謂小哉然拯所恃者惟以心無
心耳夫心者藏於中而人所不見迹者示於外而天下
所瞻今拯欲自信其不見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猶
手探其物口云不欲雖欲自信人誰信之此臣所謂嫌
疑之不可不避也况如拯者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彰
直節著在朝廷但其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

其人亦可惜也伏望陛下別選材臣爲三司使而處拯
他職置之京師使拯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惑而
全拯之名節不勝幸甚臣叨塵侍從職號論思昔嘗親
見朝廷致諫之初甚難今又復見陛下用諫之效已著
實不欲因拯而壞之者爲朝廷惜也臣言狂計愚伏候
誅戮

論賈昌朝除樞密使

臣脩伏見近降制書除賈昌朝爲樞密使旬日以來中
外人情莫不疑懼縉紳公議漸以沸騰蓋緣昌朝稟性
回邪執心傾險頗知經術能文飾參言好爲陰謀以陷
善良士小人朋附者衆皆樂爲其用則在相位累官善

人所以聞其再來望風恐畏陛下聰明仁聖勤儉憂勞
每於用人尤所審慎然而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
於前而聽察之際人主之所難也臣以謂能知聽察之
要則不失之矣何謂其要在先察毀譽之人若所譽者
君子所毀者小人則不害其進用矣若君子非之小人
譽之則可知其人不可用矣今有毅然立乎朝危言謹
論不阿人主不附權臣其直節忠誠爲中外素所稱信
者君子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爲非矣宦官宮女左右
使令之人徃徃小人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爲是矣陛
下察此則昌朝爲人可知矣今陛下之用昌朝與執政
大臣謀而用之乎與立朝忠正之士謀而用之乎與左

右近習之臣謀而用之乎或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乎昨聞昌朝陰結宦豎構造事端謀動大臣以圖進用若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難啓口若立朝忠正之士則無不以為非矣其稱譽昌朝以為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爾陛下用昌朝為天下而用之乎為左右之人而用之乎臣伏思陛下必不為左右之人而用之也然左右之人謂之近習朝夕出入進見無時其所讒諛能使人主不覺其漸昌朝善結宦官人人喜為稱譽朝一人進一言暮一人進一說無不稱昌朝之善者陛下視聽漸熟遂簡在于聖心及將用之時則不必與謀也蓋稱薦有漸久已熟于聖聰矣是則陛下雖

斷自聖心不謀臣下而用之亦左右之人積漸稱譽之力也陛下常患近歲以來大臣體輕連為言事者彈擊蓋由用非其人不叶物議而然也今昌朝身為大臣見事不能公論乃結交中貴因內降以起獄以此規圖進用竊聞臺諫方欲論列其過惡而忽有此命是以中外疑懼物論喧騰也今昌朝未來議論已如此則使其在位必不免言事者上煩聖聽若不爾則昌朝得遂其志傾害善人壞亂朝政必為國家生事臣愚欲望聖慈抑左右陰薦之言採縉紳公正之論速罷昌朝還其舊任則天下幸甚臣官為學士職號論思見聖心求治甚勞而一旦用人偶失而外廷物議如此既有見聞合思裨

補

論秋青

臣聞人臣之能盡忠者不敢避難言之事人主之善取
下者常欲聞難言之言然後下無隱情上無壅聽姦宄
不作禍亂不生自古固有伏藏之禍未發之機天下之
人皆未知而有一人能獨言之人主又能聽而用之則
銷患於未萌轉禍而為福者有矣若夫天下之人共知
而獨人主之不知者此莫大之患也今臣之所言者乃
天下之人皆知而惟陛下未知也今士大夫無貴賤相
與語于親戚朋友下至庶民無愚智相與語于閭巷道
路而獨不以告陛下也其故何哉蓋其事伏而未發言

者難於指陳也臣竊見樞密使秋青出自行伍號為武
勇自用兵陝右已著名聲及捕賊廣西又薄立勞效自
其初掌機密進列大臣當時言事已為不便今三四年
年間雖未見其顯過然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推其所
因蓋由軍士本是小人面有黥文樂其同類見其進用
自言我輩之內出得此人既以為榮遂相悅慕加又青
之事藝實過於人比其輩流又粗有見識是以軍士之
心共服其材能國家從前難得將帥經略招討常用文
臣或不知軍情或不閑訓練自青為將領既能自以勇
力服人又知訓練之方頗以恩信撫士以臣愚見如青
所為尚未得古之名將一二但今之士卒不慣見如此

等事便謂頌是我同類中人乃能知我軍情而以恩信
撫我青之恩信亦豈能徧及於人但小人易爲扇誘所
謂一犬吠形百犬吠聲遂皆翕然喜共稱說且武臣掌
機密而得軍情不唯於國家不便亦於其身未必不爲
害然則青之流言軍士所喜亦其不得已而勢使之然
也臣謂青不得已而爲人所喜亦將不得已而爲人所
禍者矣爲青計者宜自退避事權以止浮議而青本武
人不知進退近日以來訛言益甚或言其身應圖讖或
言其宅有火光道路傳說以爲常談矣而惟陛下猶未
聞也且唐之朱泚本非反者倉卒之際爲軍上所迫爾
大抵小人不能成事而能爲患者多矣泚雖自取族滅

然爲德宗之患亦豈小哉夫小人陷於大惡未必皆其
本心所爲直由漸積以至蹉跌而時君不能制患於未
萌爾故臣敢昧死而言人之所難言者惟願陛下早聞
而省察之耳如臣愚見則青一常才未有顯過但爲浮
議所喧勢不能容爾若如外人衆論則謂青之用心有
不可知者此臣之所不能決也但武臣掌機密而爲軍
士所喜自於事體不便不計青之用心如何也伏望聖
慈深思遠慮戒前世禍亂之迹蒞於未萌密訪大臣早
決宸斷罷青機務與一外藩以此觀青去就之際心迹
如何徐察流言可以臨事制變且二府均勞逸而出入
亦是常事若青之忠孝出處如一事權旣去流議漸消

則其誠節可明可以永保終始大言未萌之患者常難於必信若俟患之已萌則又言無及矣臣官爲學士職號論思聞外議喧沸而事繫安危臣言狂計愚不敢自默

乞獎用孫沔

臣伏見諒祚猖狂漸違誓約僭叛之迹彰露已多年歲之間必爲邊患國家禦備之計先在擇人而自慶曆罷兵以來至今二十餘年當時經用舊人零落無幾惟尚書戶部侍郎孫沔尚在西事時沔守環慶一路其人磊落有智勇但以未嘗出兵又不遇敵故未有臨陣破賊之功然其養練士卒招撫蕃夷恩信著於一方今邊人

思之雖世不乏材朝廷方務推擇若求曾經西事可用之人則臣謂無如沔者沔今年雖七十聞其心力不衰飛鷹走馬尚如平日况所用者取其智謀籍其威信前世老將疆起成功者多沔雖中間曾以罪廢棄暇使過正是用人之術臣今欲乞朝廷更加察訪如沔實未衰羸伏望聖慈特賜獎用庶於擇材難得之時可備一方之寄取進止

論更改貢舉事件

臣竊聞近有臣寮上言請改更貢舉進士所試詩賦策論先後事已下而制詳議伏以貢舉之法用之已久則弊當變然臣謂必先知致弊之因方可言變法之利今

貢舉之失者患在有司取人先詩賦而後策論人學者
不根經術不本道理但能議詩賦節抄六帖初學記之
類者便可剽盜偶儷以應試格而童年新學全不曉事
之人徃徃幸而中選此舉子之弊也今爲考官者非不
欲精較能否務得賢材而常恨不能如意太半容於繆
濫者患在詩賦策論通同雜考人數既衆而文卷又多
使考者心識勞而愈昏是非紛而益惑故於取舍徃徃
失之者此有司之弊也故臣謂先宜知此二弊之源方
可言變法之利今之可變者知先詩賦爲舉子之弊則
當重策論知通考紛多爲有司之弊則當墮場去留而
後可使學者不能濫選考者不至疲勞今若不改通考

之法而但更其試日之先後則於革弊未盡其方凡
所請者若漫然泛言之恐不能盡其利害請借二千人
爲率以明變法之便謹條如左

凡貢舉舊法若二千人就試常額不過選五百人是
於詩賦策論六千卷中選五百人而日限又迫使考
試之官迨廢寢食疲心竭慮因勞致昏故雖有公心
而所選多濫此舊法之弊也今臣所請者寬其日限
而試以策而考之擇其文詞鄙惡者文意顛倒重雜
者不識題者不知故實略而不對所問者誤引事迹
者雖能成文而理識乖誕者雜犯舊格不中考式者
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計於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

其留者次試以論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試詩賦者不過千人矣於千人而選五百則少而易考不至勞昏而精當則盡善矣縱使考之不精所選者不至太濫蓋其節抄剽盜之人皆以先經策論去之矣比及詩賦皆是已經策論粗有學問理識不至乖誕之人縱使詩賦不工亦足以中選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無由而進此臣所謂變法必須隨場去留然後能革舊弊者也其外州解送到且當博採要在南省精選若省榜奏入至精則殿試易爲考矣故臣但言南省之法此其大槩也其高下之等仍乞細加詳定大率當以策論爲先

右臣所陳伏乞特加詳覽苟有可採即乞降付有司與前所上言參同詳議著于令式謹具狀奏聞

論河北守備事宜

臣伏見朝廷方遣使與西賊議通和之約近日竊聞邊臣頗得北界文字來問西夏弘和了與未了苟實如此事深可憂臣以謂天下之患不在西戎而在北虜縱使無此文字終須貽患朝廷契且通好僅四十年無有纖芥之隙而輒萌姦計妄有請去竊以戎使貪婪性同犬彘遇強則伏見弱便欺見我無謀動皆屈就謂我爲弱知我可欺故添以金繒未滿其志更邀多分神使必從無事而來尚猶如此若更因西事攬以爲功別有過求

將何塞請此天下之人無愚與智共爲朝廷寒心者也
今若果有文字來通和之事則臣謂醜虜狂計其迹已
萌不和則詰我違言既和則論功賞報不出年歲恐須
動作苟難曲就必至交兵至於選將練師旣難卒辨禦
戎制勝當在機先臣竊怪在朝之臣尚偷安靜自何以
北絕無處置因循弛慢誰復掛心豈可待虜使在廷寇
兵壓境然後計無所出空務張皇而已哉今國家必謂
兩意雖乖尚牽盟誓邊防處置未敢張皇以臣思之莫
若精選材臣付與邊郡使其各圖禦備密務修完此最
爲得也况今邊防處置百事乖方惟有擇人最爲首務
今北邊要害州軍不過十有餘處於文武臣寮中選擇

十餘人不爲難得各以一州付之使其各得便宜如理
家事完城壘訓兵戎習山川蓄糧食凡百自辦不煩朝
廷經度以茲預備尚可枝梧至如鎮定一路最爲惡害
張存昔在延州以不了事罷去今乃委以鎮府王克基
凡庸輕巧非將臣之材而任定州其餘州郡多匪其人
臣欲乞陛下特詔兩府大臣取見在邊郡守臣可以禦
敵捍城訓兵待戰者留之其餘中常之材不堪邊任者
悉行換易若秋風漸勁虜虜有端陛下試思邊郡之臣
誰堪力戰朝廷之將誰可出師當臣初授諫職之時見
朝廷進退大臣陛下銳意求治必謂群臣自此震懼百
事自此修舉西北二事最爲大者自當處置不待人言

及就職以來已數十日而政令之出漸循舊弊惟言事之臣拾遺補闕者勉強施行其一二至如講求利害正大綱紀外制四夷內紓百姓凡廟堂帷幄之謀未有一事施行於外者臣忝司諫諍豈敢不言伏望陛下不忘社稷之深耻無使夷狄之交侵駿發天威督勵臣下仍乞詢問兩府大臣西鄙和與不和能保契丹別無辭說否苟有所說能以廟謀奇筭沮止之否苟無謀以止之則練兵選將備邊待寇賊至而後圖能不敗事否臣願陛下勿謂去歲六符之來可以賄解今而有請則事難從矣勿謂累年西賊爲患習以爲常若此事一動則天下搖矣臣所言者社稷之大計也願陛下留意而行之

取進止

論軍中選將

臣伏見國家自西鄙用兵累經敗失京師勁卒多在征行禁衛諸軍全然寡少又無將帥以備爪牙今爲國計者但務外憂夷狄專意邊陲殊不思報本內慮朝廷勢弱萬一有事無以枝梧今軍帥暗懦非其人禁兵驕惰不可用此朝廷自以爲患不待臣言而可知也臣亦歷考前世有國之君多於無事之際恃安忘危備患不謹使禍起倉卒而至敗亡者有矣然未有於用兵之時而反忘武備如今日者兵法曰將者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今外以李昭亮王克基輩當契丹內以曹瑛李

用和等衛天子如當今之事勢而以民之司命國家之
安危繫此數人安得不取笑四夷遭其輕侮臣謂去歲
北虜忽興狂悖今年元昊妄有請求若使朝廷有一二
人中材之將叩頭効死奮身請戰誓雪君耻少增國威
則戎狄未敢侵陵朝廷未至屈辱柰何自中及外都無
一人既無可恃以力爭遂至甘心於自弱天下至廣遂
無一人者非真無人也但求之不勤不至耳臣伏思自
用兵以來朝廷求將之法不過命近臣舉朝士換武官
及還試班行方略等人而已近臣所舉不過俗吏材幹
之士班行所還乃是弓馬一夫之勇至於方略之人尤
爲乖濫試中者僅堪借職縣尉參謀援挽而已於此求

將而欲捍當今之患此所以困天下而敗於夷狄者也
臣不知朝廷以此數事爲求將之術果是乎果非乎以
爲是則所得何人如其非則盍思改革又不知朝廷以
將爲易得乎爲難得乎爲易得則數歲未見一人如其
難得則當多方用意早思求擇俟其臨患何可得乎伏
望陛下特詔兩府大臣別議求將之法盡去循常之格
以求非常之人苟非不次以用人難弭當今之大患臣
亦嘗有愚見久欲條陳若必講求庶可參用臣伏見唐
及五代至乎國朝征伐四方立功行陣其間名將多出
軍卒只如西鄙用兵以來武將稍可稱者往往出於軍
中臣故謂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試略言求將之法謹條

如左

凡求將之法先取近下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其技同者每百人團爲一隊而教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隊將此二人技勇實能服其百人矣以爲百人之將可也合十隊將而又教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裨將此一人之技勇實能服其千人矣以爲千人之將可也合其裨將而又教之夫技勇出千人之上而難爲勝矣則當擇其有識見知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大將此一人之技勇乃萬人之選而又粗知變通因擇

之佐以輔之以爲萬人之將可也幸而有技勇不足而材識出乎萬人之外者此不世之奇將非常格之所求也臣所謂兵於軍中自可求將者此也誠能如此得五七萬兵隨而又得萬人之將五七人下至千人百人之將皆自足然後別立軍名而爲階級之制每萬人爲一軍以備宿衛有事則行師出征無事則坐威天下比夫以豐衣厚祿養驕惰無用之卒而遞選次補至于校帥皆是凡愚暗懦之人得失相萬矣若臣之說果可施行俟成一軍則代舊禁兵萬人散出之使就食于外新置之兵便制其始稍增舊給不使太優常役其力不令驕惰比及新兵成立舊

兵出盡則京師減冗費得精兵此之爲利又遠矣
右臣所陳只是選勇將訓衛兵之法耳如捍邊破賊奇
才異略之人不可謂無伏乞早賜留意請求謹具奏聞
伏候勅旨

論禦賊四事

臣昨自軍賊王倫敗後尋曾極言論列恐相次盜賊漸
多乞朝廷早爲備禦凡爲國家憂賊盜者非獨臣一人
前後言者甚衆皆爲大臣忽棄都不施行而爲大臣者
又無擘畫果致近日諸處盜賊縱橫自淮海以南自遭
王倫之後今自京已西州縣又遭張海郭貌山等劫掠
焚燒桂陽監昨秦蠶賊數百人夔峽荆湖各奏蠶賊者

皆數百人解州又奏見有未獲賊十餘火滑州又聞強
賊三十餘人燒劫沙彌鎮許州又聞有賊三四十人劫
却樞澗鎮此臣所聞目下盜起之處如此縱橫也此則
京東今歲自秋不雨至今麥種未得江淮倫賊之後既
以飢蝗陝西災旱道路流亡日夜不絕似此等處將來
賊盜必起是見在者未滅續來者愈多而乾象變差譴
告不一於古占法多云天下大兵並起今兵端起動於
下天象又告于上而朝廷安恬舒緩無異常時此臣前
狀所謂古之智者能慮未形之機今之謀臣不識已形
之禍也臣聞西漢之法凡盜賊並起人民流亡天文災
異如此等事皆責三公或被誅戮或行黜放今幸陛下

仁聖寬慈人臣偶免重責而猶忘忽禍患偷習因循此
臣所謂大臣不肯峻國法以繩官吏蓋由陛下不以威
刑責大臣者也今見在賊已如此後來賊必更多若不
早圖恐難後悔臣計方今禦盜者不過四事一曰州郡
置兵爲備二曰選捕盜之官三曰明賞罰之法四曰去
冗官用良吏以撫疲民使不起爲盜此四者大臣所忽
以爲常談者也然臣視今朝廷於此四者未有一事合
宜伏望聖慈嚴勅兩府大臣問其捨此四事別有何術
可爲苟無他術則此四事宜早施行臣竊聞州郡置兵
富弼已有條奏其餘之事前後言事者論議甚多伏乞
合聚群議擇其善者而行其禦盜四事方今措置乖失

極多容臣續具一二條奏取進止

論賑救饑民

臣伏見近出在庫帛賜陝西以救饑民風聞江淮以南
今春大旱至有井泉枯竭牛畜瘡死雞犬不存之處九
農失業民庶敖敖然未聞朝廷有所存恤陛下至仁至
聖愛民愛物之心無所不至但患遠方疾苦未達天聰
苟有所聞必須留意下民疾苦臣職當言昨江淮之間
去年王倫蹂踐之後人戶不安生業倫賊纔滅瘡痍未
復而繼以飛蝗自秋至春三時亢旱今東作已動而雨
澤未霑此月不雨則終年無望加又近年以來省司屢
於南方歛率錢貨轉運使等多方刻剝以貢羨餘江淮

之民上被天災下苦賊盜內應省司之重斂外遭運使
之誅求比於他方被荒尤甚今君不加存恤將來繼以
凶荒則饑民之與疲怨者相呼而起其患不比王倫等
偶然狂叛之賊也臣以爲民怨已久民疲可哀因其甚
困宜速賜惠不惟消弭盜賊之患莫可以悅其疲怨之
心伏望聖慈特遣一二使臣分諸江淮名山祈禱雨澤
仍下轉運并州縣各令具逐處亢旱次第奏聞及一面
多方擘畫賑濟窮民無至失時以生後患取進止

歐陽先生遺粹卷第三

歐陽先生遺粹卷第四

奏疏

論選皇子

臣聞言天下之難言者不敢冀必然之聽知未必聽而不可不言者所以盡爲忠之心况臣遭遇聖明容納諫諍言之未必不聽其可默而不言臣伏見自去歲以來群臣多言皇嗣之事臣亦嘗因災異竊有奏陳雖聖度包容不加誅戮而愚誠懇至天聽未回臣實不勝愛君之心日夜區區未嘗忘此思欲再陳狂瞽而未知所以爲言今者伏見充國公主近以出降臣因竊思人之常道莫親於父子之親人之常情亦莫樂於父子之樂雖

在聖哲異於凡倫其爲天性於理則一陛下嚮雖未有皇嗣而尚有公主之愛上慰聖顏今旣出降漸踈左右則陛下萬幾之暇處深宮之中誰可與語言誰可承顏色臣愚以謂宜因此時出自聖意於宗室之中選材賢可喜者錄以爲皇子使其出入左右問安侍膳亦足以慰悅聖情臣考於書史竊見自古帝王雖曰至尊未嘗獨處也其出而居外也不止百司公卿奏事而已必有儒臣學士講論於閑宴又有左右侍從顧問語言其入而居內也不止宦官官妾在於左右而已其平居燕寢也則有太子問安侍膳於朝夕其優游宴樂也多與宗室子弟懽然相接如家人計其一日之中未嘗一時獨

處也今陛下日御前後殿百司奏事者往往仰瞻天顏而退其甚幸者得承一二言之德音君臣之情不通上下之意不接其餘在廷之臣儒學侍從之列未聞一人從容親近於左右入而居內則至於問安視膳亦闕於朝夕是則陛下富有四海之廣躬享萬乘之尊居外則無一人可親居內則無一人得親此臣所以區區而欲言也伏見陛下荷祖宗之業承宗廟社稷之重皇子未降儲位久虛群臣屢言大議未決臣前所奏陳以謂未必立爲儲貳而且養爲子旣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待皇子之降生於今爲之亦其時也臣言狂計愚伏俟

斧鉞

論水災

臣伏觀近降詔書以雨水爲災許中外臣僚上封言事有以見陛下畏天愛人恐懼脩省之意也竊以雨水爲患自古有之然未有水入國門大臣奔走滄浸社稷破壞都城者此蓋天地之變也至於王城京邑浩如陂湖衝涌奔逸號呼晝夜人畜死者不知其數其幸而免者屋宇摧塌無以容身縛棧露居上雨下水壘繫老幼狼籍于天街之中又聞城外墳塚亦被浸注棺槨浮出骸骨漂流此皆聞之可傷見之可憫生者旣不安其室死者又不得其藏此亦近世水災未有若斯之甚者此皆四方奏報無日不來或云閉塞城門或云衝破市邑或

云河口夾千百步闊或云水頭高三四丈餘道路隔絕田苗蕩盡是則大川小水皆出爲災遠方近畿無不被害此陛下所以警懼莫大之變隱惻至仁之心廣爲諮詢冀以消復竊以天人之際影響不差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已出而無應之變其變旣大則其憂亦深臣愚謂非小小有爲可以塞此大異也必當思宗廟社稷之重察安危禍福之機追已往之闕失防未萌之患害如此等事不過一二而已自古人君必有儲副所以承宗社之重而不可闕者也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嗣未立此久闕之典也近聞臣寮多以此事爲言大臣亦嘗進議陛下聖意久而未決而庸臣愚士知小忠

而不知大體者因以為異事遂生嫌疑之論此不思之甚也且自古帝王有子至二三十人者甚多材高年長羅列於朝者亦衆然為其君父者莫不皆享無窮之安豈有所嫌而斥其子耶若陛下鄂王豫王皆在至今則儲官之建久矣世之庸人偶見陛下久無皇子忽聞此議遂以云云爾且禮曰一人元良萬國以正蓋謂定天下之根本上承宗廟之重亦所以絕臣下之邪謀自古儲嗣所以安人主也若果如庸人嫌疑之論則是常無儲嗣則人主安有儲嗣則人主危此臣所謂不思之甚也臣又見自古帝王建立儲嗣既以承宗廟之重又以為國家美慶之事故每立太子則不敢專享其美必大

赦天下凡為人父後者皆被恩澤所以與天下同其慶喜然則非惡事也漢文帝初即位之明年群臣再三請立太子文帝再三謙讓而後從之當時群臣不自疑而敢請漢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者臣主之情通故也五代之主或出武人或出夷狄如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群臣莫敢正言有何澤者嘗上書乞立太子明宗大怒謂其子從榮曰群臣欲以汝為太子我將歸老於河東由是臣下俱不敢言然而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為漢太宗是則何害其為明主也後唐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從榮後以舉兵窺覬陷于大禍後唐遂亂此前世之事也况聞臣寮所請但欲擇宗室為皇

子爾未即以爲儲貳也伏惟陛下仁聖聰明洞見今古必謂此事國家大計當重慎而不可輕發所以遲之耳非惡人言而不欲爲也然朝廷大議中外已聞不宜久而不決昨自春首以來陛下服藥于內大臣早夜不敢歸家飲食醫藥侍于左右如人子之侍父自古君臣未有若此之親者也下至群臣士庶婦女嬰孩晝夜禱祈填咽道路發於至誠不可禁止以此見臣民盡忠蒙陛下之德厚愛陛下之意深故爲陛下之慮遠也今之所請天下臣民所以爲愛君計也陛下何疑而不從乎中外之臣旣喜陛下聖躬康復又欲見皇子出入官中朝夕間安侍膳于左右然後文武群臣奉表章爲陛下賀

辭人墨客稱述本支之盛爲陛下歌之頌之豈不美哉伏願陛下出於聖斷擇宗室之賢者依古禮文且以爲子未用立爲儲副也旣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俟皇子之生臣又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樞密始初議者已爲不可今三四年間外雖未見過失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且武臣掌國機密而得軍情豈是國家之利臣前有封奏其說甚詳具述青未是奇材但於今世將率中稍可稱耳雖其心不爲惡不幸爲軍士所喜深恐因此陷青以禍而爲國家生事欲乞且罷青樞務任以一州旣以保全青亦爲國家消未萌之患蓋緣軍中士卒及閭巷人民以至士大夫間未有不以此事爲言

者惟陛下未知之爾臣之前奏乞留中而出自聖斷若陛下猶以臣言爲疑乞出臣前奏使執政大臣公議此二者當今之急務也凡所謂五行災異之學臣雖不深知然其大意可推而見也五行傳曰簡宗廟則水爲災陛下嚴奉祭祀可謂至矣惟未立儲貳易曰主器莫若長子殆此之警戒乎至於水者陰也兵亦陰也武臣亦陰也此推類而易見者天之譴告苟不虛發惟陛下深思而早決庶幾可以消弭災患而轉爲福應也臣伏覩詔書曰悉心以陳無有所諱故臣敢及之若其他時政之失必有群臣應詔爲陛下言者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

奏狀

言西邊事宜一

右臣伏見諒祚狂僭豐隆已多不越歲午必爲邊患臣本庸暗不達時機輒以外料敵情內量事勢鑒往年已驗之失思今日可用之謀雖兵不先言俟見形而應變然坐而制勝亦大計之可圖謹具條陳庶裨萬一臣所謂外料敵情者諒祚世有夏州自彝興克敵以前止於一鎮五州而已太宗皇帝時繼捧繼遷始爲邊患其後遂陷靈鹽盡有朔方之地蓋自淳化咸平用兵十五餘年旣不能剪滅遂務招懷適會繼遷爲潘羅支所殺其子德明乃議歸款而我惟以恩信復其王封歲時俸賜極

於優厚德明既無南顧之憂而其子元昊亦壯遂併力西攻回紇拓地千餘里德明既死地大兵疆元昊遂復背叛國家自寶元慶曆以後一方用兵天下騷動國虛民弊如此數年元昊知我厭兵之患遂復議和而糴待之恩禮又異於前矣號爲國主僅得其稱臣歲予之物百倍德明之時半於契丹之數今者諒祚雖曰狂童然而習見其家世所爲蓋繼遷之叛而復封元昊再叛而爲國主今若又叛其志可知是其欲自比契丹抗衡中國以爲鼎峙之勢爾此臣竊料敵情在於如此也夫所謂內量事勢者蓋以慶曆用兵之時視方今禦邊之備較彼我之虛實疆弱以見勝敗之形也自真宗皇帝景

德二年盟北虜於澶淵明年始納西夏之款遂務休兵至寶元初元昊復叛蓋三十餘年矣天下安於無事武備廢而不修廟堂無謀臣邊鄙無勇將將愚不識干戈兵騎不識戰陣器械朽腐城廓隳頽而元昊勇鷙桀黠之虜也其包畜姦謀欲窺中國者累年矣而我方恬然不以爲慮待其謀成兵具一旦反書來上然後茫然不知所措中外震駭舉動倉皇所以用兵之初有敗而無勝也旣而朝廷用韓琦范仲淹等付以西事極力經營而勇夫銳將亦因戰陣稍稍而出數年之間人謀漸得武備漸修似可枝梧矣然而天下已困也所以屈意忍耻復與之和此慶曆之事爾今則不然方今甲兵雖未

精利不若往年之腐朽也城壘粗嘗完緝不若往年之
隳頽也土兵蕃落增添訓練不若往年寡弱之驕軍也
大小將校曾經戰陣者往往尚在不若往年魏昭炳夏
隨之徒綺紈子弟也一二執政之臣皆當時宣力者其
留心西事熟矣不若往時大臣茫然不知所措者也蓋
往年以不知邊事之謀臣馭不識干戈之將用驕兵執
朽器以當桀黠新興之虜此所以敗也方今謀臣武將
城壁器械不類往年而諒祚狂童不及元昊遠甚往年
忽而不思今又已先覺可以早爲之備苟其不叛則已
若其果叛未必不爲中國利也臣謂可因此時雪前耻
收後功但顧人謀如何爾若上憑陛下神威睿筭係繫

諒祚若臣獻於廟社此其上也其次逐在虜於黃河之
北以復朔方故地最下盡取山界奪其險而我守之以
永絕邊患此臣竊量事勢謂或如此臣所謂鑒往年已
驗之失者其小失非一不可悉數臣請言其大者夫夷
狄變詐兵交陣合彼佯敗以爲誘我貪利而追之或不
虞橫出而爲其所邀或進陷死地而困于束手此前日
屢敗之戒今日習兵戰者亦能知之此雖小事也亦不
可忽所謂大計之繆者攻守之策皆失爾臣視慶曆禦
邊之備東起麟府西盡秦隴地長二千餘里分爲路者
五而路分爲州軍者又二十有四而州軍分爲寨爲堡
爲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兵而守之故吾兵雖衆不得

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衆合聚爲一而來是吾兵雖多分而爲寡彼衆雖寡聚之爲多以彼之多擊吾之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旣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將所謂戰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而出則懼後空而無備欲各留守備而合其餘則數少不足以出攻此當時所以用兵累年終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夫進不能出攻退不足自守是謂攻守皆無策者往年已驗之失也臣所謂今日可用之謀者在定出攻之計爾必用先起制人之術乃可以取勝也蓋列兵分地而守敵得時出而撓於其間使我處處爲備常如敵至如敵至師老糧匱我勞彼逸昔周世宗以此策

困李景於淮南昨元昊亦用此策以困我之西鄙夫兵分備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勞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所以往年賊常得志也今賊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敵奪敵所利者在我則我當先爲出攻之計使彼疲於守禦則我亦得志矣凡出攻之兵勿爲大舉我每一出彼必呼集而來拒彼集於東則別出其西我歸彼散則我復出而彼又集我以五路之兵番休出入使其一國之衆聚散奔走無時暫停則無不困之虜矣此臣所謂方今可用之謀也蓋往年之失在守方今之利在攻昔至道中亦嘗五路出攻矣當時將相爲謀不審蓋欲攻黠虜方彊之國不先謀困之而

直爲一戰必取之計大舉深入所以不能成功也未用兵至難事也故謀既審矣則其發也必果故能動而有成功也若其山川之險易道里之遷直蕃漢兵馬之彊弱騎軍步卒長兵短兵之所利與夫左右前後一出入開闔變化有正有奇凡用兵之形勢有可先知者有不可先言者臣愿陛下遣一重臣出而巡撫遍見諸將與熟圖之以先定大計凡山川道里蕃漢步騎出入之所宜可先知者悉圖上方略其餘不可先言付之將率使其見形應變因敵制勝至於諒祚之所爲宜少屈意含容而曲就之旣以驕其心亦少緩其事以待吾之爲備而且嚴戒五路訓兵選將利器甲畜資糧常具軍行

之計待其及書朝奏則王師暮出以駭其心而奪其氣使其枝梧不暇則勝勢在我矣往年議者亦欲招輯橫山蕃部謀取山界之地然臣謂必欲招之亦須先藉勝捷之威使知中國之彊則方肯來附也由是言之亦以出攻爲利矣凡臣之所言者大略如此爾然臣足未嘗踐邊陲目未嘗識戰陣以一儒生偏見之言誠知未可必用直以方當陛下勞心西事廣詢衆議之時思竭愚慮備芻蕘之一說爾

言西邊事宜二

臣近曾上言諒祚作爲邊患朝廷宜早圖禦備及乞遣一重臣親與邊將議定攻守大計等事至今多日未蒙降

出施行臣竊見慶曆中元昊作過時朝廷輕敵詭寇無素定之謀每遇邊奏急來則上下惶恐倉卒指揮既多不中事機所以落賊姦便敗軍殺將可爲痛心今日諒祚以萬騎寇秦渭兩路焚燒數百里闐蕩然俱盡而兩路將帥不敢出一人一騎則國威固已損矣諒祚負恩背德如此陛下未能發兵誅討但遣使者齎詔書賜之又拒而不納使者羞媿俛首請詔而回則大國不勝其辱矣當陛下臨御之初遭此狂童威沮國辱此臣等之罪也臣謂陛下宜赫然發憤以邊事切責大臣至於山川形勢有利有不利士卒勇怯孰可用孰不可用行處宜攻何處宜守何兵宜屯某地何將可付某兵如此等

等甚多皆陛下聖慮所宜及者臣謂陛下宜因閑時御便殿召當職之臣使按圖指畫各陳所見陛下可以不下席而盡在目前然後制以神機睿略責將相以成功而陛下以萬機之繁旣未及此兩府之臣如臣等日所進呈又加常程公事亦未嘗聚首合謀講定大計外則四路邊臣自賊馬過後亦不聞別有擘畫臣恐上下因循又如慶曆之初矣近者韓琦曾將慶曆中議山界文字進呈此邊事百端中一端爾蓋琦亦患事未講求假此文字爲題目以牽合衆人之論爾自進呈後尋送密院至今夕日亦未曾擬議臣以非才陛下任之政府便是國之謀臣若其謀慮淺近所言狂妄自可黜去不疑

臣亦昨因目疾懇求解職曲蒙聖恩未許其去既使其位又棄其言而不問使臣尸祿厚顏何以自處所有臣前來所上奏狀欲望聖慈降付中書密院與韓琦山界文字一處商量若其言果不足取棄之未晚今取進止

論西賊議和利害

右臣伏自如定等到京以來竊聞朝議不許賊稱吾祖必欲令其稱臣然後許和此乃國家大計廟堂得策蓋由陛下至聖至明不苟目前之事能慮嚮去之憂斷自宸衷決定大議然數日來風聞頗有無識之人妄陳愚見不思遠患欲急就和臣雖知必不能上惑聖聰然亦

慮萬一少生疑阻則必壞已成之計臣職在言責理合
辦明伏自西賊請和以來衆議頗有異同多謂朝廷若
許賊不稱臣則慮北戎別索中國名分此誠大患然臣
猶謂縱使賊肯稱臣則北戎尚有邀功責報之患是臣
與不臣皆有後害如不得已則臣而通好猶勝不臣然
於何患不免也此有識之士憂國之人所以不願急和
者也今若不許通和不過懼賊來寇耳且數年西兵遭
賊而敗非是賊能善戰蓋由我自繆謀今如遣范仲淹
處置邊防稍不失所賊之勝負尚未可知以彼驕兵當
吾整旅使我因而獲勝則善不可加但得兩不相傷亦
已挫賊銳氣縱仲淹不幸小敗亦所失不至如前後之

繆謀是比於通和之後別有大患則所損猶少此善策之士見遠之人所以知不和害小而不懼未和也臣謂方今不羞屈志急欲就和有其人有五一日不忠於陛下者欲急和二日無識之人欲急和三日姦邪之人欲急和四日疲兵懦將欲急和五日陝西之民欲急和自用兵以來居廟堂者勞於幹運在邊鄙者勞於戎事若有避此勤勞苟欲陛下屈節就和而自偷目下安逸他時後患任陛下獨當此臣所謂不忠之臣欲急和者也而偷安利在目下和後大患伏而未發此臣所謂無識之人欲急和者也自兵興以來陛下憂勤庶政令小人但欲苟和之後寬陛下以太平無事而望聖心怠於

庶政因欲進其邪佞惑亂聰明大抵古今人主憂勤小人不願也此臣所謂姦邪之人欲急和也屢敗之軍不知得人則勝但謂賊來常敗此臣所謂懦將疲兵欲急和也此四者皆不足聽也惟西民困乏之意必望和請因宣撫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賊未遜順之意然後深戒有司寬其力役可也其餘一切小人無識之論伏望聖慈絕而不聽使大議不沮而善等有成則社稷之福也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按察官吏

右臣自初忝諫官於第一次上殿日首曾建言方今天下凋殘公私困急全由官吏冗濫者多乞朝廷選差按

國朝通考卷四
察使糾舉年老病患賍污不材四色之人以行澄汰仍具陳按察之法條目甚詳如臣之議蓋欲使使者四出而天下悚然知朝廷有賞善罰惡之意然後按文責實甚惡者黜有善者升中材之人盡使警勵凡臣所言者乃所以救民急病革數十年蠹弊之事若非遭逢聖主銳意求治之時上下力行之不可也柰何議者憚於作事惟樂因循祗命諸路轉運使就兼其職命出之日外論皆謂諸路之中貪賍如魏兼老病如陳杲穢惡如錢延年庸常齷齪如袁抗張可久之輩盡爲轉運使司自是可黜之人必然能舉職臣亦具論奏其機格而不行按察空名今遂寢廢生民蠹病日益可哀伏見陛下聖

德日新憂心庶政近發手詔督勵宰輔然天下之事積弊已多如治亂系未知頭緒欲事事更改則力未能周而煩擾難行欲漸漸整頓則困弊已極而未見速効臣謂如欲用功少爲利博及民速於事功則莫若精選明幹朝臣十許人分行天下盡籍官吏能否而升黜之如臣前所陳者而後可臣聞治天下者如農夫之治田不可一槩也蒿萊蕪穢地久荒之地必先力加懇闢芟除待其成田然後以時耘耨冗濫之官蕪穢天下久矣必先力行澄汰待其百職粗治然後精選有司常令糾舉今特遣之使如久荒而芟闢也轉運兼按察乃以時之耘耨者耳寬猛疾徐各有所宜也漢時刺舉唐世黜陟

使考課使之類歲歲遣出祖宗朝亦有考課院蓋按察
升黜古今常法非是難行之異事也方今言事者多以
高論見氣或以有害難行如臣所言只是選十餘人明
幹朝臣察視官吏善惡灼然有迹易見者著之簿籍朝
廷詳之黜其甚者耳臣自謂於論不為甚行之有利無
害然尚慮高議者未以為然謹條陳冗官利害六事以
明利博効速而可行不疑伏望聖慈特賜裁擇如有可
採乞早施行

一曰去冗官則民之科率十分減九

臣伏見兵興以來公私困弊者不惟賦歛繁重全由官
吏為姦每或科率一物則貪殘之吏先於百姓而刻剝

老繆之吏恣其群下之誅求朝廷得其一分姦吏取其
十倍民之重困其害在斯今若夫此四色冗官代以循
良之吏事隨便宜絕去騷擾使民專供朝廷實數科率
免却州縣分外誅求故臣謂於民力十分減九也比於
別圖減省細碎無益者其利博矣

二曰不材之人為害深於賍吏

國家之法除賍吏因民告發者乃行之其他不材之人
大者壞州小者壞縣皆明知而不問臣謂凡賍吏多是
強黠之人所取在於豪富或不及貧弱不材之人不能
馭下雖其一身不能乞取而恣其群下共行誅剝更無
貧富皆被其殃為害至深縱而不問故臣尤欲盡取老

病繆懦者與臧吏一例黜之

三曰內外一體若外官不明則朝廷無由致治

今朝廷雖有號令之善者降出外方若落四色冗官之手則或施設乖方不如朝廷本意反爲民害或稽遲廢失全不施行而又無糾舉棄作空文若外邊去却冗官盡得良吏則朝廷所下之令雖有乖錯彼亦自能回改或執奏更易終不至爲大害是民之得失不獨上賴朝廷全繫官吏善惡以此而言冗官豈可不去

四曰去冗官則吏員清簡差遣通流

今天下官有定員而入仕之人無定數既不黜陟冒濫者多差遣不行賢愚同滯每有一闕衆人爭之爭得者

無廉耻之風不得者騰悲嗟之口濫官之弊近古無之

今若擇四色冗官去之則待闕之人可無怨滯

五曰去冗官則中材之人可使勸懼

今天下官吏豈必盡是不材蓋爲朝廷本無黜陟善惡不分今若見國家責實求治逐一人人精別則中材之人皆自勉強不敢因循雖有貪殘亦須斂手

六曰去冗官則不過朞月民受其賜

方今朝廷雖有愛念疲民之意然上下困乏必未有餘力廣惠及民若但去冗官則民受速賜蓋臣常見外處州縣每一繆官替去一能者代之不過數日民已歌謠今若盡去冗濫之吏而以能吏代之不過朞月民即受

賜此臣所謂及民速於事切者也

再論水災

右臣伏覩近降手詔以水災爲變上軫聖憂旣一人形罪已之言宜百辟無違安之意而應詔言事者猶少亦未聞有所施行豈言不足採歟將遂無人言也豈有言不能用歟然則上有詔而下不言下有言而上不用皆空言也臣聞語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臣近有實封應詔竊謂水入國門大臣奔走滄沒社稷破壞都城此天地之大變也恐非小有所爲可以消弭因爲陛下陳一二十大計而言狂計愚不足以感動聽覽臣日夜惟方今之弊紀綱之壞非一日政事之失非一

端水災至大天譴至深亦非一事之所致災譴如此而禍患所應于後者又非一言而可測是則已往而當救之弊甚衆未來而可憂之患無涯亦非獨責一二十大臣所能取濟况今古天下之治必與衆賢共之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書載堯舜之朝一時同列者夔龍稷契之徒二十餘人此特其大者爾其百工在位莫不皆賢也今欲救大弊弭大患如臣前所陳一二十大計旣未果爲而又不思衆賢以濟庶務則天變何以塞人事何以修故臣復敢進用賢之說也臣材識愚暗不能知人然衆人所知者臣亦知之伏見龍圖閣直學士知池州包拯清節美行者自貧賤讜言正論聞于朝廷自列侍從

良多補益方今天災人事非賢罔乂之時拯以小故棄之遐遠此議者之所惜也祠部貢外郎直史館知襄州張琰靜默端直外柔內剛學問通達似不能言者至其見義必爲可謂仁者之勇此朝廷之臣非州郡之才也祠部貢外郎崇文院檢討呂公著故相夷簡之子清靜寡欲生長富貴而淡於榮利識慮深遠文學優長皆可過人而喜自晦默此左右顧問之臣也太常博士群牧判官王安石學問文章知名當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論議通明兼有時才之用所謂無施不可者凡此四臣者難得之士也拯以小過棄之其三人者進退與衆人無異此皆爲世所知者猶如此臣故知天下之廣賢材

淪沒於無聞者不少也此四臣者名迹已著伏乞更廣詢採亟加進擢置之左右必有裨補凡臣所言乃願陛下聽其言用其才以濟時艱爾非爲其人私計也若量霑恩澤稍陞差遣之類適足以爲其人累耳亦非臣薦賢報國之本心也臣伏見近年變異非止水災謹告丁寧無所不有董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斯言極矣伏惟陛下切詔大臣深圖治亂廣引賢俊與共謀議未有衆賢並進而天下不治者此亦救災弭患一端之大者臣又竊見京東京西皆有大水並當存卹而獨河北遣使安撫兩路遂不差人

或云就委轉運使此則但虛爲行遣爾兩路運司只見河北遣使便認朝廷之意有所重輕以謂不遣使路分非朝廷憂卹之急者兼又放稅賑救皆耗運司錢物於彼不便兼又運使未必皆得人其才未必能救災卹患又其一司自有常行職事亦豈能專意撫綏故臣以爲虛作行遣爾伏乞各差一使於此兩路安撫雖未能大段有物賑濟至於興利除害臨時措置更易官吏詢求疾苦事旣專一必有所得與就委運司其利百倍也又聞兩浙大旱赤地千里國家運米仰在東南今年災傷若不賑濟則來年不惟民飢國家之物亦自闕供此不可不留心也竊聞三司今歲京師糧米已有二年備準

外猶有三百五十萬餘未漕之物今年東南旣旱則來年少納上供此未漕之米誠不可不惜然少輒以濟急時亦未有所闕欲下三司勘會若實如臣所聞則乞量輟五七十萬石物與兩浙一路今及時賑救一十三州只作借貸它時米熟不妨還官然所利甚溥也此非弭災之術亦救災之一端也臣愚狂妄伏望聖慈特賜裁擇謹具狀奏聞伏俟勅旨

論茶法

右臣伏見朝廷近改茶法本欲救其弊失而爲國誤計者不能深思遠慮究其本末惟知圖利而不圖其害方一二大臣銳於改作之時樂其合意倉卒輕信遂決而

行之令下之日猶恐天下有以爲非者遂直誡好言之士指爲立異之人峻設刑名禁其論議事既施行而人知其不便者十蓋八九然君子知時方厭言而意殆不肯信小人畏法懼罪而不敢言今行之踰年公私不便爲害既多而一二大臣以前者行之太果令之太峻勢旣難回不能遽改而士大夫能知其事者但騰口於道路而未敢顯言於朝廷幽遠之民日被其患者徒怨嗟於閭里而無由得聞于天聽陛下聰明仁聖開廣言路從前容納補益尤多今一旦下令改事先爲峻法禁絕人言中外聞之莫不嗟駭語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今壅民之口已踰年矣民之被害者

亦已衆矣古不虛語於今見焉臣亦聞方改法之時商議已定猶選差官數人分出諸路訪求利害然則一二大臣不惟初無害民之意實亦未有自信之心但所遣之人旣見朝廷必欲更改不敢阻議又志在希合以求功賞傳聞所至州縣不容吏民有所陳述云朝廷意在必行但來要一審狀爾果如所傳則誤事者多此數人而已蓋初以輕信於人施行太果今若明見其害故失何遲患莫大於遂非過莫深乎不改臣於茶法本不詳知但外論旣喧聞聽漸熟古之爲國者庶人得謗於道商旅得議於市而士得傳言於朝正爲此也臣竊聞議者謂茶之新法旣行而民無私販之罪歲省刑人甚多

此一利也然而爲害者五焉江南荆湖兩浙數路之民舊納茶稅今變租錢使民破產亡家怨嗟愁苦不可堪忍或舉族而逃或自經而死此其爲害一也自新法既用小商所販至少大商絕不道行前世爲法以抑豪商不使過侵國利與爲僭侈而已至於通流貨財雖三代至治猶分四民以相利養今乃斷絕商旅此其爲害二也自新法之行稅茶路分猶有舊茶之稅而新茶之稅絕少年歲之間舊茶稅盡新稅不登則頓虧國用此其爲害三也往時官茶容民入雜故茶多而賤徧行天下今民自買賣須要真茶真茶不多其價遂貴小商不能多販又不暇遠行故近茶之處頓食貴茶遠茶之方向

去更無茶食此其爲害四也近年河北軍糧用見錢之法民入米於州縣以鈔算茶於京師三司爲於諸場務中擇近上場分特留八處專應副河北入米之人番鈔算請今場務盡廢然猶有舊茶可算所以河北和糴日下未妨竊聞自明年以後舊茶當盡無可算請則河北和糴實要見錢不惟客旅得錢變轉不可動兼亦自京師歲歲輦錢於河北和糴理必不能此其爲害五也一利不足以補五害今雖欲減放租錢以救其弊此得寬民之一端爾然未盡公私之利害也伏望聖慈特詔主議之臣不護前失深思今害黜其遂非之心無襲弭諂之迹除去前令許人獻說亟加詳定精求其當庶幾不

失祖宗之舊制臣冒禁有言伏待罪責謹具狀奏聞伏
候勅旨

歐陽先生遺粹卷第四

歐陽先生遺粹卷第五

序

送田秀才

五代之初天下分爲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爲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於時諱名將者稱田氏田氏攻書史官祿世于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將率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

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爲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拜其親於萬州維州夷陵予與之登高以遠望遂遊東山窺綠蘿溪坐磐石文初愛之數日乃去夷陵者其地志云比有夷山以爲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尚未爲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沂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絕乃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

送宋秘書

陋巷之士甘藜藿而脩仁義毀譽不干其守饑寒不累其心此衆人以爲難而君子以爲易生于高門世襲軒冕而躬布衣韋帶之行其驕榮佚欲之樂生長于其間而不溺其習日見于其外而不動乎其中此雖君子猶或難之學行足以立身而進不止材能足以高人而志愈下此雖聖人亦以爲難也書曰不自滿假又曰汝惟不矜不伐以舜禹之明猶以是爲相戒懼况其下者哉此誠可謂難也已唐平宋君宣獻公之子公以文章爲當時宗師顯于朝廷登于輔弼清德著于一時令名垂于後世君少自立不以門地驕于人旣長學問好古爲文章天下賢士大夫皆稱慕其爲人而君慊然常若不

足于已者守官太學甘寂寞以自處日與寒士往來而從先生國子講論道德以求其益夫生而不溺其習此蓋出其天性其見焉而不動于中者由性之明學之而後至也學而不止高而愈下予自其幼見其長行而不倦久而愈篤可知其將無所不至焉也孟子所謂孰能禦之者歟予陋巷之士也遭時奮身竊位于朝守其貧賤之節其臨利害禍福之際常恐其奪也以予行君子之所易者猶若是知君行聖賢之所難者爲難能也歲之三月來自京師拜其舅氏予得延之南齋聽其論議而慕其爲人雖與之終身久處而不厭也留之數日而去於其去也不能忘言遂爲之序

送揚真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閑居不能治也旣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夫琴之爲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爲宮細者爲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必深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堦壘寫其憂思則感人之際

亦有至者焉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
反從塵調爲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
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
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
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
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爲別

刪正黃庭經

無僊子者不知爲何人也無姓名無爵里世莫得而名
之其自號爲無僊子者以警世人之學僊者也其爲言
曰自古有道無僊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
知無僊而妄學僊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道也生

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
戕賊天閔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所同也禹走天
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顏子蕭然
卧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內不動於心可謂至
樂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二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
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蓋命有長短稟之於天非人力
之所能爲也惟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一人之所
同也此所謂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
爲養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
精光又有以謂此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內者於是息
慮絕欲鍊精氣勤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

於貪生及其至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却疾猶愈於肆欲稱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內以却疾最下妄意而貪生世傳黃庭經者魏晉間道士養生之書也其說專於養內多竒怪故其傳之久則易爲訛舛今家家異本莫可考正無僊子既甚好古家多集錄古書文字以爲玩好之娛有黃庭經石本者迺永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以較今世俗所傳者獨爲有理疑得其真於是喟然嘆曰吾欲曉世以無僊而止人之學者吾力顧未能也吾觀世人執竒怪訛舛之書欲求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然以我玩好之錄拯世人之謬惑何惜而不爲乃爲刪正諸家之

異一以永和石本爲定其難曉之言略爲注解庶幾不爲訛謬之說惑世以害生是亦不爲無益若大雅君子則豈取於此

秘演詩集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徃徃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爲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徃徃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

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秘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權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秘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游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秘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秘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秘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秘演狀貌雄傑其習次浩然既習于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于世而懶不自惜已若其藁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秘演漠然無所

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崛崒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叙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惟儼文集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十餘年雖學于佛而通儒術善爲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歡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趣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泛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相國

浮圖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
及去爲公卿貴人未始一往干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
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
所稱賢材若不答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
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
屈尚安能酬泰於富貴而無爲哉醉則以此謂其坐人
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
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
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賤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
已然而貴今人之必然邪雖然惟儼傲乎退偃於一室
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聽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

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歛平生
所爲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旣已表其墓願爲我
序其文然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莫
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瞻逸之能可以見其志
矣

仲氏文集

嗚呼語稱君子知命所謂命其果可知乎貴賤窮享用
捨進退得失成敗其有幸而不幸或當然而不然而皆
不知其所以然者則推之於天曰有命夫君子所謂知
命者知此而已蓋小人知在我故常無所不爲君子知
有命故能無所屈凡士之有材而不用於世有善而不

知於人至於老死困窮而不悔者皆不知有命而不求苟合者也余讀冲君之文而想見其人也君諱訥字樸翁其氣剛其學古其材敏其爲文抑揚感激勁正豪邁以其爲人少舉進士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而止君生於有宋百年全盛之際儒學文章之士得用之時宜其馳騁上下發揮其所畜振耀於當世而獨韜藏抑鬱伏而不顯者蓋其不苟屈以合時故世亦莫之知也豈非知命之君子歟余謂君非徒知命而不苟屈亦有負其所有者謂雖抑於一時必將伸於後世而不可揜也君之既歿富春孫華者狀其行以告于史臨川王介甫銘之石以藏諸幽而余又序其集以行於世然則君之

不苟屈於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其不在吾三人者邪
噫余雖老且病而言不文其可不勉

蘇子美文集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藁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爲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于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于一時必有收寶之于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于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責遠子

美屈于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
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
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
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于古唐衰兵亂又百
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
始盛于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
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
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于治世世其可不爲
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
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爲當世仁人君
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才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

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于有司
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尚而
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叅軍伯長作爲古詩雜文
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
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
趨於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
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
賢校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
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即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
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
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

欲以子美爲恨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于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

梅聖俞詩集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竒怪內有憂思感憤之辭積其興於怨刺以道韜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爲吏累舉進士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

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爲人之佐鬱其所畜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爲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旣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爲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爲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柰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爲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

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
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于吳興
已來所作次爲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
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
以疾卒于京師余旣哭而銘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遺藁
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爲一十五
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

歸田錄

歸田錄者朝廷之遺事史官之所不記與夫士大夫笑
談之餘而可錄者錄之以備閒居之覽也有聞而誦余
者曰何其迂哉子之所學者脩仁義以爲業誦六經以

爲言其自待者宜如何而幸蒙人主之知備位朝廷與
聞國論者蓋八年于茲矣旣不能因時奮身遇事發憤
有所建明以爲補益又不能依阿取容以徇世俗使怨
嫉謗怒叢于一身以受侮于群小當其驚風駭浪卒然
起於不測之淵而蛟鱷鼉鬣之怪方駢首而闖伺乃措
身其間以蹈必死之禍賴天子仁聖惻然哀憐脫於垂
涎之口而活之以賜其餘生之命曾不聞吐珠嚼環效
蛇雀之報蓋方其壯也猶無所爲今旣老且病矣是終
負人主之恩而徒久費大農之錢爲太倉之鼠也爲子
討者謂宜乞身于朝遠引疾去以深戒前日之禍而優
游田畝盡其天年猶足竊知止之賢名而乃徘徊俯仰

父之不決此而不思尚何歸田之錄乎余起而謝曰凡
子之責我者皆是也吾其歸哉子姑待

歐陽先生遺粹卷第五

歐陽先生遺粹卷第六

記

醉翁亭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峯之間者釀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



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清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
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
歌于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僮僕提携往來而
不絕者滁人遊也臨谿而漁谿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
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
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誼譁者
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頽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
陽在山人影散歸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
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
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
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

陽脩也

豐樂亭

修旣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
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
深藏中有清泉滄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
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於五代
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者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
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
東門之外遂以平滁脩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
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
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

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
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
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
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賦
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
百年之深也脩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
安閑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
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
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盛而喜與予遊
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而使民知所以安此
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

樂刺史之事述書以名其亭焉

至喜亭

蜀於五代爲僭國以險爲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通
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內四方次第平
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富衣
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陸輦秦鳳水道岷江
不絕于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衆水出三峽爲荆江
傾折回直捍怒鬪激束之爲湍觸之爲旋順流之舟頃
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糜潰漂沒
不見蹤跡故凡蜀之可以充內府供京師而移用乎諸
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急之物乃下于江若棄之然

其爲險且不測如此夷陵爲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爲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漚酒再拜相賀以爲更生尚書虞部郎官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爲舟者之停留也且誌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以爲行人之喜幸夷陵固爲下州廩與俸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政不足爲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愷悌君子者矣自公之來歲數大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惠于往來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公之佐吏因相與謀而屬筆於脩焉

叢翠亭

九州皆有名山以爲鎮而洛陽天下中周營漢都常以王者制度臨四方宜其山川之勢雄深偉麗以壯萬邦之所瞻由都城而南以東山之近者閭塞萬安轅轅氏以連嵩室首尾盤屈踰百里從城中因高以望之東山靡迤或見或否惟嵩最遠最獨出其勒巖聳秀拔立諸峯上而不可掩蔽蓋其名在祀典與四嶽俱備天子巡狩望祭其秩甚尊則其高大殊傑當然城中可以望而見者若巡檢署之居洛北者爲尤高巡檢使內殿崇班李君始入其署即相其西南隅而增築之治亭於上敞其南北嚮以望焉見山之連者峯者岫者駱驛聯亘卑相附高相摩亭然起嶧然止來而向去而背類

崖怪壑若奔若躡若闢若倚世所傳嵩陽三十六峯者皆可以坐而數之因取其蒼翠叢列之狀遂以叢翠名其亭亭成李君與賓客以酒食登而落之其古所謂居高明而遠眺望者歟旣而欲紀其始造之歲月因求脩辭而刻之云

畫舫齋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爲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温室之奧則冗其上以爲明其虛室之䟽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爲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蒼翠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

簷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爲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爲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以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羈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叫號神明以脫湏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爲高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飽廩食而安畧居追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楫之危蛟鼉之出没波濤之

沟欬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居者耶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野則舟之行豈不樂哉顧予誠有所未暇而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六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置于壁

真州東園

真爲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爲江淮兩浙荆湖發運使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爲

使也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塗爲其判官三人者樂其相得之懽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遊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高臺起其北臺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敞其中以爲清譙之堂闢其後以爲射賓之圃芙蓉芰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煙白露而荆棘也高甍巨桶水光日景動掇而下上其寬闊深靚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頽垣斷塹而荒墟也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

雨鼉鼉鳥獸之嗥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
蓋其一二之略也若乃升于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于
水而逐魚鳥之浮沉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
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盡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為我書其
大槩焉又曰真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賓客往來者吾與
之共樂于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池臺日益以新
草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
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於是哉不為之記則後孰知其
自吾三人者始也予以謂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而
又協于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
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閒又與四方之賢士大

夫共樂于此是皆可嘉也乃為之書

菱谿石

菱谿之石有六其四為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
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卧於谿側以其難徙故得獨存
每歲寒霜落水涸而石出谿傍人見其可怪往往祀以
為神菱谿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李漬為荇
谿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皇道山下以地求之今無所
謂荇谿者詢於滁州人曰此谿是也楊行密有淮南淮
人為諱其嫌名以荇為菱理或然也谿傍若有遺址云
故將劉金之宅石即劉氏之物也金偽吳時貴將與行
密俱起合淝號三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卒

而乃能知愛賞奇異爲兒女子之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志得驕於富貴之快欲而然邪想其陂池臺榭奇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哉今劉氏之後散爲編民尚有居谿傍者予感夫人物之廢興惜其可愛而棄也乃以三牛曳置幽谷又索其小者得於白塔民朱氏遂立于亭之南北亭負城而近以爲滁人歲時嬉遊之好夫物之奇者棄沒於幽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而去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之士其平生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埋零落至於子孫泯沒而無聞况欲長有此石乎用此可對富貴者之戒而好奇之士聞此石者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

也哉

浮槎山水

浮槎山在慎縣南三十五里或曰浮閣山或曰浮巢二山其事出於浮圖老子之徒荒怪誕幻之說其上有泉自前世論水者皆弗道余嘗讀茶經愛陸羽善言水後得張又新水記載劉伯芻李季卿所列水次第以爲得之於羽然以茶經考之皆不合又新妄狂險譎之士其言難信頗疑非羽之說及得浮槎山水然後益以羽爲知水者浮槎與龍池山皆在廬州界中較其水味不及浮槎遠甚而又新所說以龍池爲第十浮槎之水棄而不錄以此知其所失多矣羽則不然其論曰山水上江

次之井爲下山水乳泉右池漫流者上其言雖簡而於論水盡矣浮槎之水發自李侯嘉祐二年李侯以鎮東君留後出守廬州因遊金陵登蔣山飲其水既又登浮槎至其山上有石池涓涓可愛蓋羽所謂乳泉漫流者也飲之而甘乃考圖記問於故老得其事迹因以其水遺余於京師予報之曰李侯可謂賢矣夫窮天下之物無不得其欲者富貴者之樂也至於蔭長松籍豐草聽山溜之潺湲飲石泉之滴瀝此山林者之樂也而山林之士視天下之樂不一動其心或有欲於心顧力不可得而止者乃能退而獲樂於斯彼富貴者之能致物矣而其不可兼者惟山林之樂爾惟富貴者而不得兼然

後貧賤之士有以自足而高世其不能兩得亦其理與勢之然歟今李侯生長富貴馱於耳目又知山林之爲樂至於攀緣上下幽隱窮絕人所不及者皆能得之其兼取於物者可謂多矣李侯折節好學喜交賢士敏於爲政所至有能名凡物不能自見而待人以彰者有矣其物未必可貴而因人以重者亦有矣故予爲志其事俾世知斯泉發自李侯始也

樊侯廟災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剽神像之腹者既而大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之怒而爲之也余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爲列侯邑食舞

陽剖符傳封與漢長父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
與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榮陽京索間亦侯
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參
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視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
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
矣然當盜之俸刃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
貽怒無罪之民以騁其恣睢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
不能庇一躬耶豈其靈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
駭其耳目耶風霆雨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而
侯又得以濫用之耶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爲雷霆其
不和之甚者疑結而爲雹方今歲旱且久伏陰不興壯

陽剛燥疑有不和而疑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耶
不然則喑鳴叱咤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

歐陽先生遺粹卷第六

歐陽先生遺粹卷第七

傳

六一居士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

夫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以志吾之樂耳矣客曰其樂何如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饗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爲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於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

之憂累於此者旣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旣老且病矣乃以難彊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蘇子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
有道者無所挾而安居士之於五物捐世俗之所爭
而捨其所棄者也焉得爲有道乎蘇子曰不然挾五

物而後安者惑也釋五物而後安者又惑也且物未始能累人也軒裳珪組且不能爲累而况此五物乎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吾與物俱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其孰能有之而或者以爲已有得之則喜喪之則悲今居士自謂六一是其身均與五物爲一也不知其有物邪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爲不能有其孰能置得喪於其間故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雖然自五觀五居士猶未可見也與五爲六居士不可見也居士殆將隱矣

桑懌

桑懌開封雍丘人其兄愷本舉進士有名懌亦舉進士

再不中去遊汝穎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歲凶汝旁諸縣多盜懌曰令願爲耆長任來里中察姦民因召里中少年戒曰盜不可爲也吾在此不汝容也少年皆諾里老父子死未斂盜夜脫其衣里老父怯無他子不敢告縣羸其屍不能葬懌聞而悲之然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之知覺明日遇之問曰爾諾我不爲盜矣今又盜里父子屍者非爾邪少年色動曰推仆地縛之詰共盜者王生指某少年懌呼壯丁守土生又自馳取少年者送縣皆伏法又嘗之郊城遇尉方出捕盜招懌飲酒遂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陽爲不知以過懌曰賊在此何之乎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

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提一劍以往殺數人縛其餘
汝旁縣爲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授郟城尉天聖
中河南諸縣多盜轉運奏移澠池尉嶠右險地多深山
而青灰山尤險爲盜所恃惡盜王伯者藏此山時出爲
近縣害當此時王伯名聞朝廷爲巡檢者皆授兵以捕
之既憚至巡檢者僞爲宣頭以示憚將謀招出之憚信
之不疑其僞也因謀知伯所在挺身入賊中招之與伯
同卧起十餘日信之乃出巡檢者反以兵邀於山口憚
幾不自免憚曰巡檢授名懼無功爾即以伯與巡檢使
自爲功不復自言巡檢俘獻京師朝廷知其實罪黜巡
檢憚爲尉歲餘改授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明道景祐

之交天下旱蝗盜賊稍稍起其間有惡賊二十三人不
能捕樞密院以傳召憚至京授二十三人名使往捕憚
謀曰盜畏吾名必已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
則閉柵戒軍吏無一人得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爲
數請出自效輒不許既而夜與數卒變爲盜服以出迹
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有一媪留爲作飲食饋
之如盜乃歸復閉柵三日又往則携其具就媪饌而以
其餘遺媪媪待以爲真盜矣乃稍就媪與語及群盜輩
媪曰彼聞桑憚來始畏之皆遁矣又聞憚閉營不出知
其不畏今皆還也某在某處某在某所矣憚盡鉤得之
復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憚也煩媪爲察

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後又三日往媪察其實審矣明旦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於某所取某盜卒若干人於某處取某盜其尤彊者在某所則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九二十三人者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命京師樞密吏謂曰與我銀爲君致閣職懌曰用賂得官非我欲况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闕以免短使送三班三班用例與兵馬監押未行會交趾獠叛殺海上巡檢拓化諸州皆警往者數輩不能定因命懌往盡手殺之還乃授閣門祗候懌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還我賞厚而彼經得不疑我蓋其功

而自伐乎受之徒慙吾心將讓其賞歸已上者以奏藁示予予謂曰讓之必不聽徒以好名取詐與譏也懌歎曰亦思之然士顧其心何如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譏何累也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爲也已余慙其言卒讓之不聽懌雖舉進士而不甚知書然其所爲皆合道理多此類始居雍丘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民走避溺者遂棄其粟以舟載之見民荒歲聚其里人餉之粟盡乃止懌善劍及鐵簡力過數人而有謀畧遇人常畏若不自足其爲人不甚長大亦自脩爲威儀言語如不出其口卒然遇人不知其健且勇也廬陵歐陽修曰勇力人所有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若懌可謂義勇之

士其學問不深而能者蓋天性也余固喜傳人事尤愛
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使人喜讀之欲
學其作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疑遷特雄文
善壯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懌事乃知古之人
有然焉遷書不誣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盡知也懌所
爲壯矣而不知予文能如遷書使人讀而喜否姑次第
之

雜著

醉翁吟 并序

余作醉翁亭于滁州太常博士沈遵好奇之士也聞而
往遊焉愛其山水歸而以琴寓之作醉翁吟三疊去年

秋余奉使契丹沈君會余異異之間夜闌酒半援琴而
作之有其聲而無其辭乃爲之辭以贈之其辭曰始翁
之來獸見而深伏鳥見而高飛翁醒而往兮醉而歸朝
醒暮醉兮無有四時鳥鳴樂其林獸出遊其蹊啾嚶啁
啾於翁前兮醉不知有心不能以無情兮有合必有離
水潺潺兮翁忽去而不顧山岑岑兮翁復來而幾時風
娟娟兮山木落春年年兮山草菲嗟我無德於其人兮
有情於山禽與野麋賢哉沈子兮能寫我心而慰彼之
思

山中之樂 并序

佛者慧勤餘杭人也少去父母長無妻子以衣食于佛

之徒往來京師二十年其人聰明材智亦嘗學問于賢士大夫今其南歸遂將窮極吳越甌閩江湖海上之諸山以肆其所適予嘉其嘗有聞於吾人也於其行也爲作山中之樂三章極道山林間事以動蕩其心意而卒反之於正其辭曰

江上山兮海上峰藹青蒼兮杳嶺叢霞飛霧散兮邈乎青空大鏡鬼削兮壁立鴻蒙崖懸磴絕兮險且窮穿雲渡水兮忽得路而不知其深之幾重中有平田廣谷兮與世隔絕猶有太古之遺風泉甘之肥兮鳥獸離離其人麋鹿兮旣壽而豐不知人間之幾時兮但見草木華落爲春冬嗟世之人兮曷不歸來乎山中山中之樂不

可見今子其往兮誰逢

丹堊翠蔓兮岩壑玲瓏水聲聒聒兮花氣濛濛石巉巖兮樵路風颭颭兮吹松雲冥冥兮雨霏霏白猿夜嘯兮青楓朝日出兮林間澗谷絲兮青紅千林靜兮秋月百草香兮春風嗟世之人兮曷不歸來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得今子其往兮誰從

梯崖構險兮佛廟仙宮耀空山兮鬱穹隆彼之人兮固亦目明而耳聰寵辱不干其慮兮仁義不被其躬蔭長松之蒼蔚兮藉纖草之蒙茸苟其中以自足兮忘其服胡而顛童自古智能魁傑之士兮固亦絕世而逃蹤惜天材之甚良兮而自棄於無庸嗟彼之人兮胡爲老乎

山中山中之樂不可久遲子之返兮誰同

雜說三首 并序

夏六月暑雨既止歐陽子坐於樹間仰視天與月星行度見星有殞者夜既久露下聞草間蚯蚓之聲益急其感于耳目者有動乎其中作雜說

蚓食土而飲泉其爲生也簡而易足然仰其穴而鳴若號若呼若嘯若歌其亦有所求耶抑其求易足而自鳴其樂耶苦其生之陋而自悲其不幸耶將自喜其聲而鳴類邪豈其時至氣作不自知其所以然而不能自止者邪何其聒然而不止也吾於是乎有感
有星殞于地腥穢頑醜化爲惡石其昭然在上而萬物

仰之者精氣之聚爾及其斃也瓦礫之不若也人之死骨肉臭腐螻蟻之食爾其貴乎萬物者亦精氣也其精氣不奪于物則蘊而爲思慮發而爲事業著而爲文章昭乎百世之上而仰乎百世之下非如星之精氣隨其斃而滅也可不貴哉而生也利慾以昏耗之死也臭腐而棄之而感者方曰足乎利慾所以厚吾身吾於是乎有感

天西行日月五星皆東行日一歲而一周月疾於日一月而一周天又疾於月一日而一周星有遲有速有逆有順是四者各自行而若不相爲謀其動而不勞運而不已自古以來未嘗一刻息也是何爲哉夫四者所以

相須而成晝夜四時寒暑者也一刻而息則四時不得其平萬物不得其生蓋其所任者重矣人之有君子也其任亦重矣萬世之所治萬物之所利故曰自疆不息又曰死而後已者其知所任矣然則君子之於學也其可一日而息乎吾於是乎有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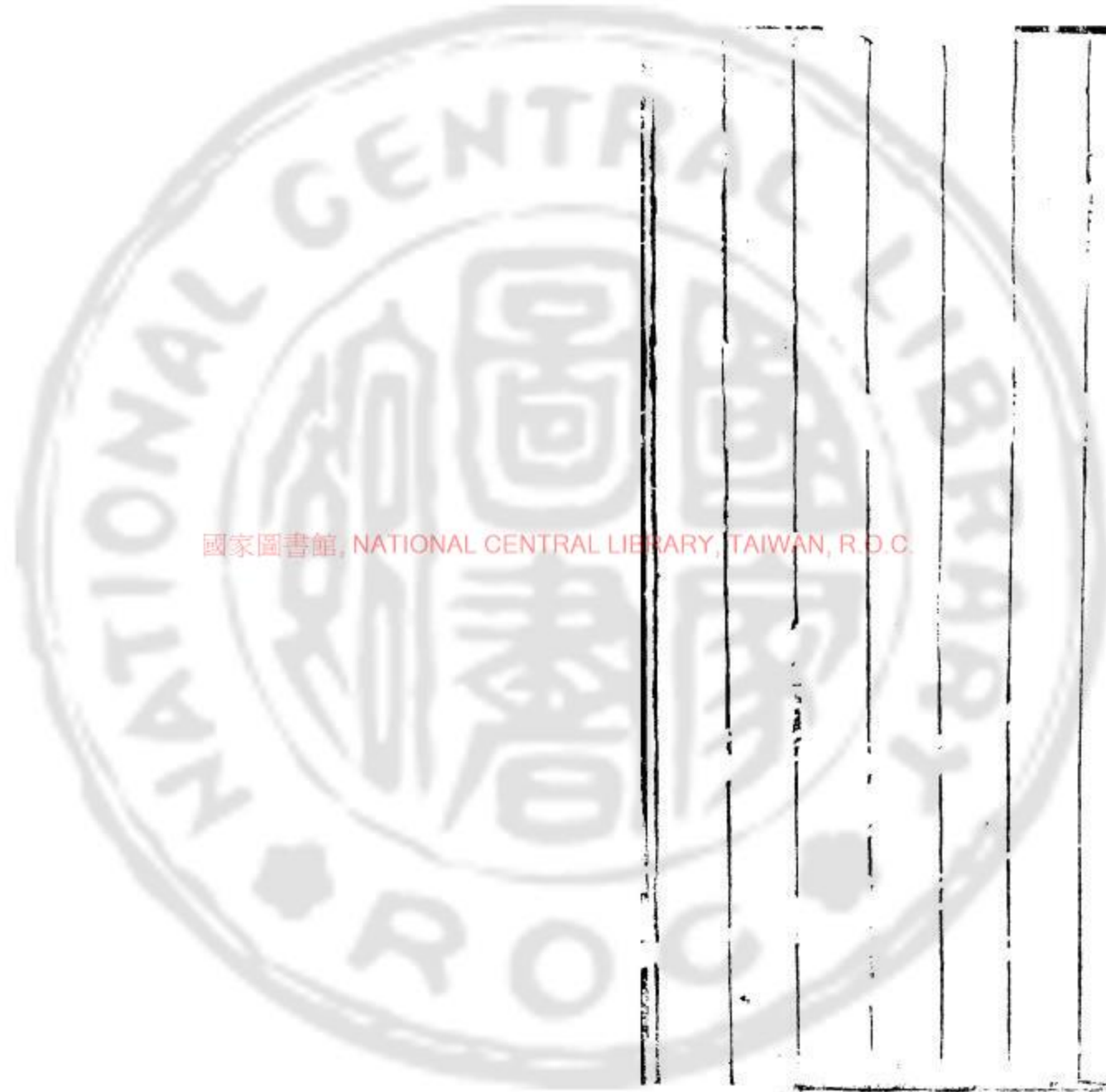
跋唐磻溪廟記

右磻溪廟記張翔撰高駢書駢爲將嘗立戰功威惠著於蠻蜀筆研固非其所事然書雖非工字亦不俗蓋其明爽豪雋終異庸人至其惑妖人呂用之諸葛殷等信其左道以乘長年乃騎木鶴而習凌虛仙去之勢此至愚下品皆知爲可笑而駢爲之惟恐不至者何哉蓋其貪心已動於內故邪說可誘於外內貪外誘則其何所不爲哉

跋唐人書楊公史傳記

右楊公史傳記文字訛缺原作者之意所以刻之金石者欲爲公不朽計也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然其字畫之法迺唐人所書爾今纔幾時而磨滅若此然則金石果能傳不朽邪楊公之所以不朽者果待金石之傳邪凡物有形必有終弊自古聖賢之傳也非皆託於物固能無窮也迺知爲善之堅堅於金石也

歐陽先生遺粹卷第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國書目

九

歐陽先生遺粹卷第八

碑銘

陳文惠公

穎川公既葬于新鄭其子尚書王客郎中述古等七人具公之行事及太常之狀祁伯之銘以來告曰惟陳氏世有顯人我先正文惠公歷事太宗真宗而相今天子其出處始終之大節可考不誣如此故敢請以墓隧之碑余爲考其世次得其所以基于初盛于中有于終而大施于其後者曰信哉陳氏載德晦顯以時其畜厚來遠故能發大而流長自公五世以上爲博州人皇高祖翔當五代時爲王建掌書記建欲帝蜀以逆順禍福譬

之不聽棄官家于閩州之西水遂為西水人皇曾祖齊國公諱詡皇祖楚國公諱昭汝皇考秦國公諱省華皆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自翔以下三世不顯于蜀至秦公始事聖朝為左諫議大夫其配曰燕國太夫人馮氏公其次子也諱堯佐字希元舉進士及第累遷太常丞知開封府錄事叅軍用理獄有能績遷府推官以言事切直貶通判潮州自潮還獻詩數百篇而大臣亦薦其文學得直史館知壽廬二州提點府界諸縣公事丁秦公憂服除判三司三勾院兩浙轉運使徙京西河東河北三路糾察在京刑獄天禧三年編次御試進士坐誤差其弟貶監鄂州茶場未至丁燕國太

夫人憂明年河決滑州天子念非公不可塞乃起公知滑州乾興元年作永定陵徙公京西轉運使以辦其事入為三司戶部副使徙副度支拜知制誥兼史館脩撰同知天聖二年貢舉知通進銀臺司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徙并州知審官院開封府拜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七年拜樞密副使其年八月叅知政事居三歲間凡三請罷明道二年罷知永興軍行過鄭州為狂人所誣御史中丞范諷辨公無罪徙知廬州又徙用州復徙永興又徙鄭州累官至戶部侍郎景祐四年四月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為人剛毅篤實好古博學居官無大小所至必聞潮州惡谿鱷魚食人不可近公

命捕得鳴鼓于市以文告而戮之。鯁患屏息。潮人歎曰：昔韓公諭鱷而聽，今公戮鯁而懼，所爲雖異，其能使異物醜類革化而和人一也。吾潮間三百里而得二公幸矣。在潮修孔子廟，韓公祠，率其州民之秀者就一學。知壽州遭歲大饑，公自出米爲糜以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其活數萬人。公曰：吾豈以是爲私惠耶？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錢塘江堤以竹籠石而潮齒之不數歲輒壞，而復理，公歎曰：堤以捍患而反病民，乃議易以薪土而害公政者，言于朝以爲非便。是時丁晉公參知政事，主言者以黜公公爭不已，乃徙公京西而籠石爲堤，數歲功不就，民力大困，卒用公議。

堤乃成，河東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冶鐵課，歲數十萬，以便民。曰：轉運征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豈爲俗吏哉！太行山當河北河東兩路之界，公以謂晉自前世爲險國，常先叛而後服者，恃此也。其在河東，鑿澤州路，後徙河北，鑿懷州路，而太行之險通行者，德公以爲利。公曰：吾豈爲今日利哉！河決壞滑州，水力悍甚，每埽下湍激，并人以沒不見蹤跡者不可勝數。公躬自暴露，晝夜督促，荆爲木龍，以巨木駢齒，浮水上下，殺其暴，堤乃成。又爲長堤以護其外，滑人得復其居。相戒曰：不可使後人忘我。陳公因號其堤爲陳公堤。開封府治京師，公以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彊，盡察以

防姦譬於激水而欲其澄也故公爲政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公召少年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爲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其爲惡耶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太常博士陳詒知祥符縣縣吏惡其明察欲中以事而詒公廉事不可得乃欲以竒動京師自錄事已下空一縣皆逃去京師果誼言詒政苛暴是時章獻明肅太后猶聽政怒詒欲加以罪公爲樞密副使爭之以謂罪詒則姦人得計而沮能吏詒由是獲免公十典大州大爲轉運使常以方嚴肅下使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過失則多保佑之故未嘗按黜一下吏公貶潮州其所言事蓋人臣所難言者其

及今然其勤心未必若書之怠而獨不知公操察不察也脩來京師已一歲也宋州臨汴水公操之譽日與南方之舟至京師脩少與時人相接尤寡而譽者無日不聞若幸使登譏舟上人則公操之美可勝道哉凡人之相親者居則握手共席道歡欣既別則問疾病起居以相爲愛者常人之情爾若聞如足下之譽者何必問其他乎聞之欣然亦不減握手之樂也夫不以相見爲歡樂不以疾病爲憂問是豈無情者乎得非相期者在於道爾其或有過而不至于道者乃可爲憂也近於京師頻得足下所爲文讀之甚善其好古閱世之意皆公操自得於古人不待脩之贊也然有自許太高詆時太過

其論若木深究其源者此事有本末不可卒然語須相見乃能盡然有一事今詳而說此計公操可朝聞而暮改者誠先陳之君貺家有足下手作書一通及有二像記石本始見之駭然不可識徐而視定辨其點畫乃可漸通吁何怪之甚也既以持以問人曰是不能乎書者邪曰非不能也書之法當爾邪曰非也古有之乎曰無今有之乎亦曰無也然則何謂而若是曰特欲與世異而已脩聞君子之於學是而已不聞爲異也好學莫如楊雄亦曰如此然古之人或有稱獨行而高世者考其行亦不過乎君子但與世之庸人不合爾行非異世蓋人不及而反棄之舉世斥以爲異者歟及其過聖人猶

古虞部員外郎道古大理評事館閣校勘德古殿中丞脩古秘書省正字履古光祿寺丞游古大理寺丞襲古太常寺太祝象古秦公三子長曰堯叟爲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曰堯咨爲武信軍節度使皆舉進士第一人及第三子已貴秦公尚無恙每賓客至其家公及伯季侍立左右坐客踖躅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兒子輩爾故天下皆以秦公教子爲法而以陳氏世家爲榮公之孫四十人曾孫二人合伯季之後若子共孫若曾孫六十有八人女若孫曾五十有四人而仕于朝者多以材稱於時嗚呼可謂盛矣銘曰
陳世高節在污全潔闕德潛光有俟而發其發惟時自

公啓之英英伯季踵武皆來相軍崇崇武節之雄高幢
巨轂四世六公惟世有封秦楚及齊尚書中書儀同太
師祖考在前孫曾盈後公居于中伯季左右惟勤其始
以享其終惟能其約以有其豐休庸顯問播美家邦有
遠其貽有大其繼刻詩垂聲以質來裔

程文簡公

惟文簡公旣葬之二年其子嗣隆泣而言于朝曰先臣
幸得備位將相官階品皆第一勲皆第二請得立碑
如令於是天子曰噫惟爾父琳有勞于我國家予其可
忘乃大書曰旌勞之碑遣中貴人即賜其家曰以此銘
爾碑又詔史臣脩曰汝爲之銘正脩與文簡公故往來

知其人又嘗誌其墓又嘗述其世德于冀公大師之碑
得其世次官封功行最詳乃不敢辭惟公字天球姓程
氏曾祖諱新贈太師曾祖妣吳國夫人齊氏祖諱贊明
贈太師中書令祖妣秦國夫人吳氏考諱元白袁州宜
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國公妣晉國夫人楚
氏公舉大中祥符四年服勤詞學高第試秘書省校書
郎奉寧軍節度推官改著作佐郎知并州壽陽縣秘書
丞監左藏庫天禧中詔選文學履行召試直集賢院今
天子即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會稽真宗實錄
而起居注闕命公追修大中祥符八年已後書成遂修
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提舉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

同判吏部流內銓契丹嘗遣使賀天聖五年乾元節天子思公前嘗折其使乃以公爲館伴使使者果言契丹見中國使者坐殿上位次高而中國見契丹使者位下當遷議者以爲小故可許雖天子亦將許之公爭以謂契丹所以與中國好者守先帝約也一切宜用故事若許其小將啓其大天十是之乃止歲中遷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公性方重寡言笑凡所處畫常先慮謹備所以條目具細甚悉至臨事簡嚴吏莫能窺其際嘗夜張燈午門大集州民而城中火起吏如公教不以白而隨即救止終宴民去始稍知火監軍得告者言軍謀變懼而入白公笑曰豈有是哉

監軍惶惑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能隱也已而卒無事其他多類此蜀妖人自言李冰神子署官屬吏卒以恐蜀人公捕斬之而謗者言公妄殺人蜀且亂天子遣人馳視之使者還言蜀人使公政方安樂而誅妖人所以止亂由是天子益知公賢召爲給事中知開封府前爲府者苦其治劇或不滿歲罷不然被謗譏或以事去獨公居數歲久而治益精明盜訟稀少獄屢空詔書數下褒美遷工部侍郎龍圖閣學士守御史中丞丞相張文節公少所稱許而最知公方除中丞文節嘗執筆喜曰不辱吾筆矣久之天子思其治召爲翰林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爲三司使不悅苟利

不貪近功時議者患民稅多日吏得爲姦欲除其名而合爲一公以謂合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復有與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其於出入尤謹禁中時有所取木嘗肯與宦官怒言陛下雖有欲物在程琳何可得公曰臣所以爲陛下惜爾天子以爲然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叅知政事公益自信不疑宰相有所欲私輒衆折之其語至今士大夫能道也初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遂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及仲淹者皆指爲黨人公獨爲上開說上意解而後已

是時元昊叛河西朝廷多故公在政事補益尤多而小人僥倖皆不便遂以事中之坐貶爲光祿卿知穎州已而徙知青州又徙大明府居一歲中遷戶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遂以爲留守宦者皇甫繼明方用事主治行宮務廣制度以市恩公爲裁抑之與繼明交章上天子遣一御史往視之還直公天子爲罷繼明獨委公以建都事公自知政事以議論不私見嫉被貶斥已而稍復見用遂與繼明爭曲直由是益不妄合於世雖不復大用而契丹方遣使數有所求兵誅元昊未克西北宿重兵公於是時天子嘗委以河北陝西之重留守北京凡四年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

撫使慶曆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鄜延路經畧使馬步軍都部署判延州仍兼陝西安撫使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留守北京其於二方威惠信著尤知夷狄情僞山川險易行師制敵之要其在延州夏人數百驅畜產至界上請降言契丹兵至衙頭矣國且亂願自歸公曰契丹兵至元昊帳下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吾聞夏人方捕叛俗此其是乎不然誘我也拒而不受已而夏人果以兵數萬臨界上公戒諸堡寨無得輒出兵夏人以爲有備引去自此不復窺邊公於河北最久民愛之爲立生祠明年改武勝軍節度使猶在北京又改

鎮安軍節度使在鎮四年猶上書言鎮安一郡爾不足以自効願復守邊未報得疾以至和三年閏三月某日薨于陳州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九天子輟視朝二日贈中書令謚曰文簡明年享祫太廟推恩加贈公太師中書令公累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開國廣平郡爵公封戶七千四百而實封二千一百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國夫人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皆適良族謹按程氏之先出自重黎至休父爲周司馬於程其後子孫遂以爲氏自秦漢以來世有其人程氏必顯而各以其所居著姓後世因之至唐尤盛

號稱中山程氏者皆祖魏安鄉侯昱公中山博野人也
世有積德至公始大顯聞臣脩以謂古者功德之臣進
受國寵退而銘於器物非獨私其後世所以不忘君命
示國有人而詩人又播其事聲於詠歌以揚無窮今去
古遠為制不同而猶有以堂之石隧道之碑得以紀德
昭烈而又幸蒙天子書而名之其所以照臨程氏恩厚
寵榮出古遠甚而臣又得刻銘其下銘臣職也懼不能

稱銘曰

程以國氏世遠支分因居著姓各以其人公世中山在
昔有聞克大自公厥聲以振乃秉國鈞乃授將鉞出入
其勤夷險一節帝曰噫歟餘有勞臣何以旌之有懼其

文惟此勞臣實予同德憂國在心匪勞以力一方有事
諸將無功俾我舊老不遑居中間息近藩庶休厥躬有
請未報奄去其終歿而後已茲可謂忠惟帝之褒其言
甚簡銘以述之萬世丕顯

王武恭公

惟王氏之先為常山真定人後世葬河南而密分入于
管城遂為鄭州管城人其封國仍世于魯惟魯武康公
事太宗皇帝秉節治戎出征入衛乃受遺詔輔真宗有
勞有勤報卹追崇以有茲魯國是生魯武恭公少以父
任為西頭供奉官至道二年遣五將討李繼遷公從武
康公出鐵門為先鋒殺獲甚衆軍至烏白池諸將失期

不得進公告其父曰歸師遇險爭必亂乃以兵守陞號其軍曰亂行者斬由是士卒無敢先後雖武康公亦爲之按轡追兵望其軍整不敢近武康公歎曰王氏有子矣後以御前忠佐爲軍頭巡檢邢洛男子張洪霸聚盜二州間歷年更不能捕公以羶車載勇士爲婦人服盛飾誘之邯鄲道中賊黨爭前邀劫遂皆就擒由是知名公以將家子宿衛真宗爲內殿直殿前左班都虞候捧日左廂都指揮使累遷英州團練使今天子即位改博州團練使知廣信軍徙知冀州遷康州防禦使歷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侍衛親軍步軍馬軍殿前都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桂福二州觀察使是時章獻

太后猶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公曰補吏軍政也敢挾詔書以干吾軍丞請罷之太后固欲與之公不奉詔乃止及太后上僊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爲故事無爲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天子知公可任大事明道二年拜檢校太保簽署樞密院事遂爲副使明年以奉國軍留後同知院事又明年領安德軍節度使又明年加檢校太尉宣徽南院使公爲將善撫士而識與不識皆喜爲之稱譽其狀貌雄偉動人雖里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爲言乃罷公樞密拜武寧軍節度使言者不已即以爲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士皆爲之懼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

客而已久之徙知曹州而孔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終身以爲媿而士大夫服公爲有量慶曆二年起公爲保靜軍留後知青州未行而契丹聚兵幽涿遣使者有所求自河以北皆警乃拜公保靜軍節度使知澶州契丹使者過澶州見公喜曰聞公名久矣乃得見於此耶公爲言已衰老中國多賢士大夫因指坐客歷陳其世家使者竦聽是歲徙真定府定州等路都部署改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未行徙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公治其軍無撓其私亦不貸其過居頃之士皆可用契丹使人謁其軍或勸公執而戮之公曰

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吾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公執桴鼓誓師號令簡明進退坐作肅然無聲乃下令曰具糗糧聽鼓聲視吾旗所嚮契丹聞之震恐復會議和兵解徙知陳州道過京師天子遣中貴人問公欲見否公謝曰備邊無功幸得蒙恩徙內地不敢見明年徙河陽不行以宣徽使奉朝請已而出判相州六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明年徙鄭州封祁國公又明年乞骸骨不許以爲會靈觀使已而復判鄭州徙澶州除集慶軍節度使封翼國公皇祐三年遂以太子太師致仕大朝會許緩中書門下班居一歲天子思之起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判鄭州六年以本官爲樞密使徙封魯國公既而上以富公弼爲宰相是歲契丹使者來公與之射使者曰天子以公與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得人矣語聞上喜賜公御弓一矢五十公善射至老不衰嘗侍上射辭曰幸得備位大臣爲天下所視臣老矣恐不能勝弓矢上再三諭之乃手二矢再拜一發中之遂將釋復位上固勉之再發又中由是左右皆歡呼賜以襲衣金帶自寶元慶曆之間元昊叛河西兵出久無功士大夫爭進計策多所改作公笑曰奈何紛紛兵法不如是也使上知畏愛而怯者勇勇者不驕以吾可勝因敵而勝之爾豈多言哉其在樞密亦嘗自請臨邊不許凡大謀議必以諮

之其在外則遣中貴人詔問其言多見施用公自致仕後起掌樞密凡三歲以老求去位至六七上爲之不得也上以爲景靈官使徙忠武軍節度使又以爲同群牧制置使五日一朝給扶者以子若孫一人是歲公年七十有八矣明年二月乙未以疾薨于家詔輟視朝二日發哀于苑中贈太尉中書令其遺言曰臣有俸祿足以具死事不敢復累朝廷願無遣使者護喪無厚賻贈天子惻然哀公志以黃金百兩白金三千兩賜其家固辭不許以其年五月甲申葬天管城明年有詔史臣刻其墓碑臣愚以謂自國家西定河湟北通契丹罷兵不用幾四十年一日元昊叛幽燕不犯約二邊騷動而老臣宿

將無在者公於是時屹然爲中國鉅人名將雖未嘗躬
矢石攻堅摧敵而恩信已足撫士卒名聲已足動四夷
遂登朝廷典掌機密以老還仕復起于家保有富貴竟
終壽考雖古之將帥及于是者其幾何人至於出入勤
勞之節與其進退綱繆君臣之恩意可以褒勸後世如
古詩書所載皆應法可書謹按魯武恭公諱德用字元
輔曾祖諱方追封將國公祖諱玄追封邢國公皆贈中
書令父諱超建雄軍節度使贈尚書令追封魯國公謚
曰武康公娶宋氏武勝軍節度使延渥之女初爲安定
郡夫人追封榮國夫人五男四女男曰咸熙東頭供奉
官蚤卒次曰咸融西京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次曰咸
庶內殿崇班早卒次曰咸英供備庫副使次曰咸康內
殿承制銘曰
魯始錫封以褒武康爰暨武恭乃克有邦栢栢武恭其
容甚飭躉其名聲以動夷狄公治軍旅不寬不煩恩均
令齊于萬一人公在朝廷出守入衛乃登大臣與國謀
議公曰老矣乞臣之身帝曰休哉汝子舊臣亟其強起
秉我樞鈞禮不筋力老于敢侮公來在庭拜母蹈舞若
子與孫助其興俯凡百有位誰其敢儔惟時黃耆天子
之優富貴之隆亦有能保孰享其終如公壽考公有世
德載勲旂常刻銘有詔俾嗣其芳

王待制

公諱質字子野其先大名華人自唐同光初公之皇曾祖魯公舉進士第一顯名當時官至右拾遺歷晉漢周而皇祖晉公益以文章有大名逮享太祖太宗官至兵部侍郎當真宗時伯父文正公居中書二十餘年天下稱爲賢宰相今天子慶曆三年公與其弟素皆待制天章閣自同光至慶曆蓋百有二十餘年王氏更四世世有顯人或以文章或以功德公生累世富貴而操履甚於寒士性篤孝悌厚於朋友樂施與以賙人而妻子常不自給視榮利澹若無意平居苦疾病退然如不自勝及臨事介然有仁者之勇君子之剛樂人之善如自己出初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方治黨人甚急公獨扶病

率子弟餞于東門留連數日大臣有以讓公曰長者來爲此乎何苦自陷朋黨公徐對曰范公天下賢者顧某不取望之然若得爲黨人公之賜甚厚矣聞者爲公縮頸其爲待制之明年出守于陝又明年小人連構大獄坐之廢者千餘人皆公素所賢者聞之悲憤歎息或終日不食因數劇飲大醉公既素病益以酒遂卒公初以蔭補太常寺太祝監都進奏院獻其文章召試賜進士及第校勘館閣書籍遂爲集賢校理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旦負材自喜頗以新進少公議事則曰少年乃與文人爭事公曰受命佐君事有富爭職也宗旦雖屢屈折而政常得無失稍德公助已爲之加禮宗旦得盜鑄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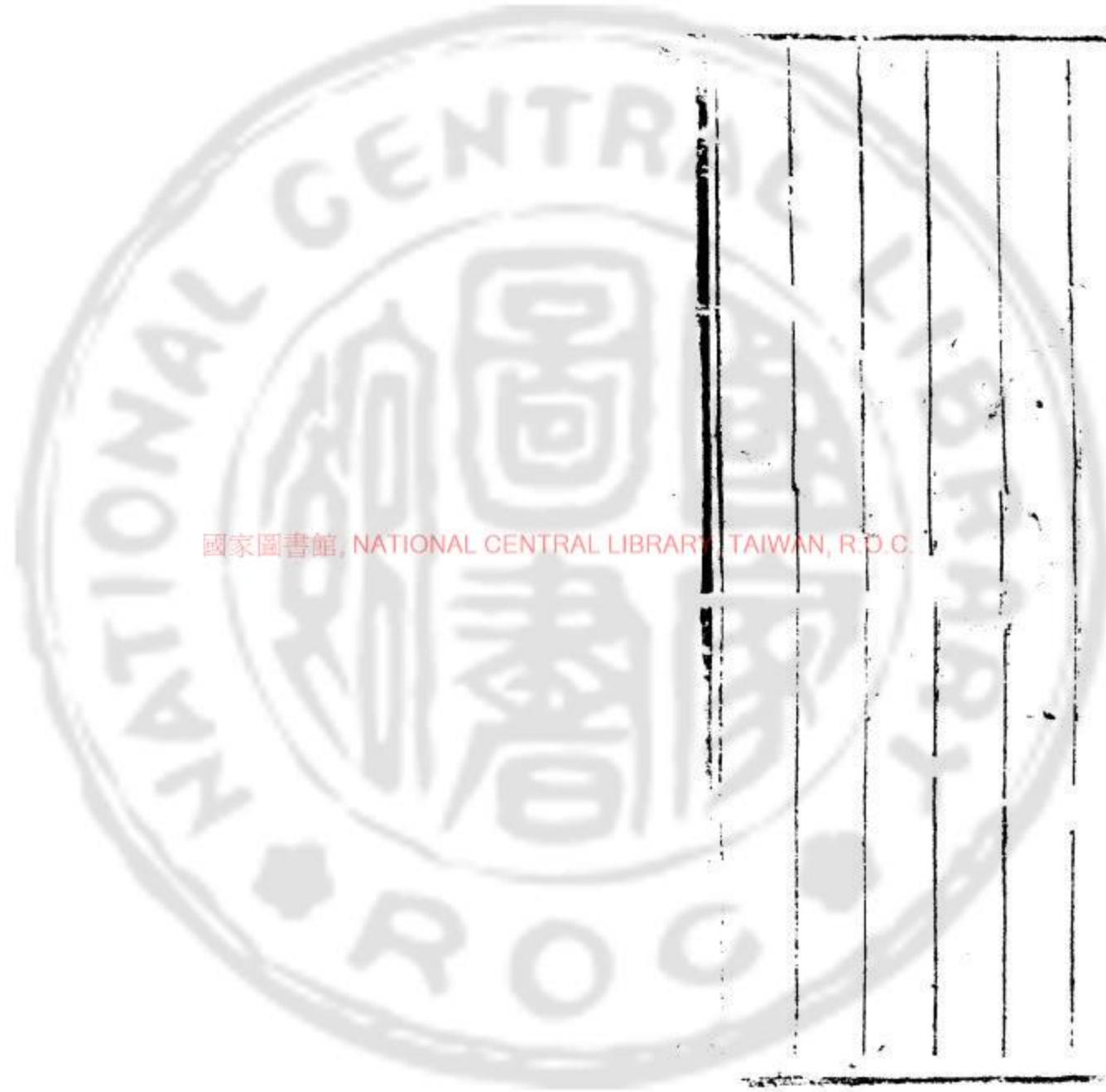
者百餘人以託公公曰事發無跡何從得之曰吾以術
鈎出之公愀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鈎人真之死而又喜
乎宗且慙服悉緩出其獄始入稱公曰君子也判尚書
刑部吏部南曹知蔡州始至發大姦吏一人去之繩諸
豪猾以法與轉運使爭曲直事有下而不便者皆格不
用既去其害政者然後崇學校一以仁恕臨下其政知
寬猛必使吏畏而民愛其爲他州州率大而難治必常
有善政皆用此入爲開封產推官已而其兄雍爲三司
判官公曰省府皆要職吾豈可兄弟居之求知壽州賜
廬州盜有殺其徒而并其財者獲之寘于法大理駁曰
法當原公以謂盜殺其徒而自首者原之所以疑壞其

黨而開其自新若殺而不自既獲而亦原則公行爲盜
而第殺一人既得兼其財可以贖罪不獲則肆爲盜
獲則引以自原如此盜不可止非法意疏三上不能爭
公歎曰吾不勝法吏矣乃上書自劾請不坐佐吏公坐
貶監靈仙宮其後議更定不首之罪卒用公言爲是而
公貶猶不召資政殿學士葉清臣訟公無罪始起知秦
州遷荆湖北路轉運使當用兵西方急於財用之時獨
不進羨餘其賦斂近寬平治以常法故他路不勝其弊
而荆湖之人自若權知荆南府民有訟婚者訴曰貧無
貲故後期間其用幾何以休錢與之使婚獲盜竊人衣
者曰迫於飢寒而爲之公爲之哀憐取衣衣之遣去荆

人比公爲子產召爲史館修撰遂拜天章閣待制判吏部流內銓號爲稱職而於選法未嘗有所更易人或問之公曰選法具備如權衡在執者不欺其輕重爾何必屢更其法是歲天子開天章閣召大臣問天下事以手詔責范公等而議事者爭言天下利害務欲更革諸事公獨無一言問之則曰吾病未能也公於榮利旣薄臨禍福不爲喜懼其視世事若無一可以動其心者惟以天下善人君子享否爲已休戚遂以此卒此其爲志豈小哉有病而不能者哉公誠素病而任之以事所至必皆有爲使其壽且不死而用其必有所爲豈其不欲空言而已者哉嗚呼公享年四十有五官至度支郎中階

朝奉大夫勳上護軍爵平晉男娶周氏某縣君生子某曾祖諱某祖諱某皆贈太師尚書中書令考諱某官至兵部郎中有賢行贈戶部尚書公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于陝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先塋之坎銘曰士不爲利以行其仁處豐自薄而清厥身其仁誰思不在利民其清孰似以遺子孫銘以昭之以告後人

歐陽先生遺粹卷第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歐陽先生遺粹卷第九

墓銘

孫待制

公諱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也初舉進士天聖五年得
同學究出身爲蔡州汝陽縣主簿八年再舉進士及第
爲華州觀察推官轉運使李紘薦其材遷大理寺丞知
絳州翼城縣故丞相杜祁公與紘皆以清節自高尤難
於取士聞公紘所薦也數招致之一見大喜已而祁公
自御史中丞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辟公司錄凡事
之繁猥者一以委之公歎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祁公
爲謝顧事非他吏不能者不敢煩公公乃從容爲陳當



世之務所以緩急先後施設之宜又多薦士之賢而在下者於是祁公自以爲得益友歲滿知彭州永昌縣監益州交子務再遷太常博士祁公爲樞密副使薦于朝得秘閣校理是時諸將兵討靈夏久無功天下騷動盜賊數入州縣殺吏卒吏多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銳意更用二三大臣乃極選一時知名士增置諫員使補闕失公以右正言居諫院上好納諫諍未嘗罪言者而至言官禁事他人猶須委曲開諷而公獨曰所謂后者正嫡也其餘皆猶婢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上曰用物在有司吾恨不知爾公曰世謂諫臣耳目官所以達不知

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陛下可自知也上深嘉納之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公因力言樞密使副當得罪使乃杜祁公也邊將劉滬城水洛下渭州部署尹洙以滬違節度將誅之大臣稍主洙議公以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利滬不可罪由是罷洙而釋滬洙公平生所善者也公在諫院所言補益尤多是三者其一人所難言其二人所難處者其後言宰相以某事當去者上亟爲罷之因以陳執中爲叅知政事公又言執中不可用由是上難之公遂求解職於是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而朋黨之論起二三公相繼去位公亦在論中而辨諍愈切不自疑由是罷諫職以右司諫知鄧

州徙知安州歷江南兩浙轉運使再遷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陝府又徙晉州河東轉運使公素羸性淡然寡所好欲恂恂似不能言而內勁果遇事精明議者謂公道德文學宜在朝廷備顧問而錢穀刀筆非其職然貌山攻劫商鄧新破南陽順陽公安輯有方常曰教民知戰古法也乃親閱縣弓手教之擊射坐作皆爲精兵盜賊爲息陝當東西衝吏苦厨傳而前爲守者顧毀譽不能有所損至公痛裁節之過客畏其清初無所望而亦莫之毀也陝人賴以紓後遂以爲法其爲轉運使所至州縣視其職事修廢察其民樂否以此升黜官吏而

不納毀譽遇下雖嚴而不害其在兩浙范文正公守杭州以大臣或便宜行事公曰范公貴臣也吾屈於此則不得伸於彼矣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范公遇公無倦色及退而不能無恨公遇范公不少下然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自河東召爲度支副使勤其職不以爲勞已而得疾嘉祐元年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不行疾少間乃留侍讀公博學彊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爲人說如其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故學者以謂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宏贍書未及成以嘉祐二年正月戊戌卒于

家享年六十公既卒詔取其書藏于祕府贈右諫議大夫又有文集七卷公喜接士務揚人善所得俸廩多所施與撫諸孤兒教育如已子曾祖諱恕博州堂邑主簿祖諱貫尚書庫部員外郎考諱從革不仕以公貴累贈都官郎中母曰長安縣太君李氏娶程氏壽昌縣君子三人長曰宜滑州節度推官次曰寔曰寘皆將作監主簿女三人一適將作監主簿程著餘皆早亡以五年七月丁酉葬公于陽翟縣舊學鄉塢頭村之北原銘曰
惟學而知方以行其義惟簡而無欲以遂其剛力雖弱
志則疆積之厚兮發也光宜壽兮奄以藏有深其泉
可有崇其岡永安其固兮百世無傷

蘇長史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斂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予予爲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誦世之君子當爲國家樂育賢材者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葬君于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必皆以書來乞銘以葬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爲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

翰林爲學士參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者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以文蔭補太廟齋郎調榮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寺監在京樓店務君狀貌竒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爲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于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於久安尤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壻

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爲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爲君携妻子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絕又喜行押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爲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得湖州長史慶曆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于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液曰激二

女長適前進士陳紘次尚幼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爲盜無敢辨其寃者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皆顯列于朝而至今無復爲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予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旣又長言以爲之辭庶幾并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曰

謂爲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爲有力兮胡不反子之歸豈彼能兮此不爲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世以顛擠荒孰問兮杳難知嗟子之中兮有韞而無施文章發耀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不昭昭其永垂

石徂徠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徂徠魯人之望先生魯人之所遵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爲爲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已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

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爲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爲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其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于蜀爲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

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泰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奸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閑居徂徠後官居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爲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爲其戒奸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爲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爲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信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

於已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楊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爲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于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于徂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脩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旣沒妻子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

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于某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道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道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爲之銘曰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梅侍講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卧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属路不絕城東

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曰茲坊所居大人誰邪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卹其家粵六月甲申其孤增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月丁丑葬于某所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自其家世頗能詩而從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爲清麗閑肆平淡又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

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磨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爲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諠一發於詩然用以爲讎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列言于朝曰梅某經行脩明願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爲雅頌以誦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袷于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爲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

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謬乃命編修唐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曾祖諱遠祖諱邈皆不仕父諱讓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遊縣太君東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再娶刁氏封某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墀曰堦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尚幼聖俞學長於毛氏詩爲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卷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所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爲知言

銘曰

不戚其窮不因其鳴不躓于艱不履于傾養其和平以發厥聲震越渾錙衆聽以驚以揚其清以播其英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孫明復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遵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群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

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為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爲學官語于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曆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將以爲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虔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署應天

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爲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爲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吊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鄆州須城縣盧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注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爲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

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于秘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

聖人既沒經更焚逃藏脫亂僅傳存衆說乘之汨其原
惟迂百出雜僞真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羣
徃徃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吞
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者其不在斯文

張翰林

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上柱國清河縣
伯張公諱錫字貺之其先京兆長安人也其祖山甫從
唐僖宗入蜀留不返蜀遭王孟再亂絕於中國中國更
五代天下爲宋而蜀平張氏留蜀蓋亦已五世矣始得

去爲漢陽人又二世而張氏遂以大顯公爲人清方敏
默爲善不倦而喜自晦歛若不欲人知其遇人怡怡若
無所不可及視其發施於事者其義有可畏其守有不
可奪其能有不可及旣已則若未嘗有所爲者少喜讀
書至其疾革猶不釋手自經史子集百家之說無不記
覽通達而絕口不道於人故其晚始侍讀于中上嘗歎
曰自吾得張錫日益有所聞以飛白爲博學二字賜之
曰錫老矣恨得之晚也公初舉進士中大中祥符元年
甲科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南昌縣萍鄉令改著作佐郎
又知安遠縣徙知新州興學校以教新人新人有進士
自公始再遷太常博士監深院詔選能吏治畿縣公以

選知東明前爲令者闔門重簾以壅隔廢治公至則闢門去簾告其人曰吾所治者三而已彊恃力富恃貲刑恃贖者吾所先也其人以謂公言簡必信法簡必嚴於是豪勢者屈善弱者伸縣以大治工部侍郎李及薦公材堪御史上曰李及清慎人未嘗妄有所舉此可信也乃以爲監察御史故相丁謂貶崖州至是議徙內地公疏言謂姦邪弄國罪當死無可憐且大臣竄逐本與天下棄之今復內還是違天下意由是止徙道州玉清昭應宮灾坐火事劾當死者百餘人公疏言天灾可畏不可反以罪人而重天怒願益修德以塞譴人乃獲免公於御史自監察歷殿中侍御史侍御史知雜事於尚書

爲員外郎郎中累官至諫議大夫於外爲荆湖北路京東河北轉運使江淮南兩浙荆湖發運制置使利夔路安撫使知河中府滑州於三司爲鹽鐵判官判勾院歷鹽鐵度支戶部副使又嘗權知諫院判三班審官院太常寺國子監於侍從爲天章待制龍圖閣直學士翰林侍讀學士雖其自晦其所居人皆以爲宜其在京東籍淄青齊濮濟鄆六州之人冒耕河壩地收稅緡絹歲二十八萬而六州之民爭訟遂息其後言利者請稅天下橋渡以佐軍公建言津梁利人而反稅之以爲害卒爭罷之平居退讓未嘗肯爲人先妖賊王則反貝州兵圍久不克而自河以北軍餉調發益急轉運使受命者以

疾留不行公自滑州權河北轉運使命至即日馳城下
軍須皆如其期其於取舍緩急常如此公居家有常法
雖貴顯衣服飲食如少賤時事母至孝與族兄甚相友
愛人以爲同產公以皇祐元年七月某日遇疾卒于京
師享年六十有八上聞震悼以白金三百兩賜其家特
贈工部侍郎曾祖諱惟序不仕祖諱文翼復州錄事叅
軍贈太子中舍父諱龜從贈右諫議大夫母南陽郡太
君鄧氏自皇祖中舍君家于漢陽遂葬之至公始葬汝
州之襄城某鄉某原公初娶程氏再娶孫氏封樂安郡
君先公五十日而卒公子五人日子駿子充子雲子諒
子真子真子充皆早卒於公之葬也子駿子雲皆爲大
理評事子諒大理寺丞有孫十人女三人長適虞部員
外郎杜樞次早卒幼適大理寺丞王緯銘曰
自足乎其中不求乎其外斯惟公之善晦仁能勇於必
爲善有應而無遠故公晦其終顯難於自進以晚見嗟
而壽胡不俾其遐嗚呼其柰何

歐陽先生遺粹卷第九

召鼠誅之視其腹中果有被具府君欲從學道頃無所
進府君怒勅尉部吏收公昉妻子戀家不忍去於是乃
以藥塗屋柱飲牛馬六畜須更有大風雲來迎公昉妻
子屋宅六畜翛然與之俱去其說如此可以爲怪妄矣
嗚呼自聖人沒而異端起戰國秦漢之際竒辭怪說紛
然爭出不可勝數久而佛之徒來自西夷老之徒起於
中國而二患交攻爲吾儒者徃徃牽而從之其卓然不
惑者僅能自守而已欲排其說而黜之常患乎力不足
也如公昉之事以語愚人豎子皆知其妄矣不待有力
而後能破其惑也然被漢人乃刻之金石以傳後世其
意惟恐後世之不信然後之人未必不從而惑也

右漢太尉劉寬碑陰題名寬碑有二其故吏門生各立其一也此題名在故吏所立之碑陰其別列於後者在寬子松之碑陰也寬以漢中平二年卒至唐咸亨元年其裔孫胡城公爽以碑歲久皆仆于野爲再立之并記其世序嗚呼前世士大夫世家者之譜牒故自中平至咸亨四百餘年而爽能知其世次如此之詳也蓋自黃帝以來子孫分國受姓歷堯舜三代數千歲間詩書所紀皆有次序豈非譜繫源流傳之百世不絕歟此古人所以爲重也不然則士生於世皆莫自知其所出而昧其世德遠近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僅能識其父祖爾其可忽哉唐世譜牒尤備士大夫務以世家相高至其弊

歐陽先生遺粹卷第十

墓銘

狄大理

距長沙縣西三十里新陽鄉海溪村有墓曰狄君之墓者廼予所記穀城孔子廟碑所謂狄君栗者也始君居穀城有善政嘗已見於予文及其亡也其子遵誼泣而請曰願卒其詳而銘之以終先君死生之賜烏虆予哀狄君者其壽止於五十有六其官止於一卿丞蓋其生也以不知於世而止於是若其歿而又無傳則後世遂將泯沒而爲善者何以勸焉此予之所欲銘也君字仲莊止爲長沙人幼孤事母鄉里稱其孝好學自立年四

十始用其兄葉蔭補英州真陽主簿再調安州應城尉能使其縣終君之去無一人爲盜薦者稱其材任治民乃遷穀城令漢旁之民惟鄧穀爲富縣尚書銓吏常邀厚賂以售貪令故省中私語以一二數之惜爲奇貨而二邑之民未嘗得廉吏其豪猾習以賂賄汗令而爲自恣至君一切以法繩之奸民大吏不便君之政者往往訴於其上雖按覆率不能奪君所爲其州所下文符有不如理必輒封還州吏亦切齒求君過失不可得君亦不爲之屈其後民有訟田而君誤斷者訴之君坐被劾已而縣籍疆壯爲兵有告訟田之民隱丁以規避者君笑曰是嘗訴我者被究民能自伸此令之所欲也吾豈

挾此而報以罪邪因置之不問縣民繇是知君爲愛我
是歲西北初用兵州縣旣大籍疆壯而訛言相驚云當
驅以備邊縣民數萬聚邑中會秋大雨霖米踊貴絕粒
君發常平粟賑之有司劾君擅發倉廩君即具狀事聞
朝廷亦原之又爲其民正其稅籍之失而吏得歲免破
產之患逾年政大治乃脩孔子廟作禮器與其邑人春
秋釋奠而興于學時予爲乾德令嘗至其縣與其民言
皆曰吾邑不幸有生而未識廉吏者而長老之民所記
纔一人而繼之者今君也問其一人者曰張及也推及
之歲至于君蓋三十餘年是謂一世矣嗚呼使民更一
世而始得一良令吏其可不慎擇乎君其可不惜其歿

乎其政之善者可遺而不錄乎君用穀城之績遷大理
寺丞知新州至則丁母夫人鄭氏憂服除赴京師道病
卒于宿州實慶曆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也曾祖諱崇謙
運州桂陽令祖諱文蔚全州清湘令父諱杞不仕君娶
榮陽鄭氏生子男二人遵誼遵微皆舉進士女四人長
適進士胡純臣其三尚幼其銘曰
疆而仕古之道終不壽不爲天善在人宜有後銘于後
著不朽

張秘書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之
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于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

如子宜嗚呼予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况
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
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予文宜其來請於予也初天聖
九年予爲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
夫與吾子野尚皆無恙於時一府之士皆魁傑賢豪日
相往來飲酒歌呼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爲笑樂而堯
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皆指爲長者予時尚少
心壯志得以爲洛陽東西之衝賢豪所聚者多爲適然
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
里山阻水厓窮居獨遊思從曩人邈不可得然雖洛人
至今皆以謂無如嚮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

而交遊之難得爲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
其後六年又哭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於是
又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
亦不可得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諱
某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遜皇
祖也尚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曾祖妣李氏隴西
郡夫人祖妣宋氏昭應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妹也妣李
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聯后姻世久貴仕而被服操履
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士歷漢陽
軍司理參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叅軍王文唐
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叅知政事宋公咸薦子能改業

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閩州閩中縣就拜秘書丞秩滿
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疾卒于官享年
四十有八子伸郊社掌坐次從次幼未名女五人一適
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子野爲人外雖愉怡中自刻苦
遇人渾渾不見圭角而志守端直臨事敢決平居酒半
脫冠垂頭童然秃且白矣予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於
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邪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
堂人自曾祖以來家京師而葬開封今爲開封人也銘
曰

嗟夫子野質厚材良孰屯其亨孰短其長豈其中有不
自得而外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于此其

歸其藏

黃縣尉

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元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黃氏世爲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予少家隨夢升從其兄茂宗官于隨予爲童子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竒夢升後七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夢升得內科初任典國軍永興主簿怏怏不得志以疾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謫夷陵令遇之于江陵夢升顏

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握手噓噓相飲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噱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二年予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于鄧間常問其平生所爲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笑曰子知我者乃肯出其文讀之博辨雄偉其意氣奔放猶不可禦予又亦悲夢升志雖困而獨其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怏怏無

所施卒以不得志死于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爲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三十卷娶潘氏生四男二女將以慶曆四年某月某日葬于董坊之先塋其弟涓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爲其銘予素悲夢升者因爲之銘曰

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日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閭然滅泯未嘗不諷誦歎息而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與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咎徒爲夢升而悲

謝縣君

慶曆四年秋予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內之詩而悲曰吾妻謝氏亡矣丐我以銘而葬焉予未暇作居一歲中書七八至未嘗不以謝氏銘爲言且曰吾妻故太子賓客諱濤之女希深之妹希深父子爲時聞人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十以歸吾凡十七年而卒卒之夕歛以嫁時之衣甚矣吾貧可知也然謝氏怡然處之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器皿雖不及豐侈而必精以旨其衣無故新而澣濯縫紉必潔以完所至官舍雖庠陋而庭宇灑掃必嚴以肅其平居語言容止必怡以和吾窮於世其出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

抑吾妻之助也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戶屏竊聽之間則盡能商榷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吳興或自外醉而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者也則悅否則嘆曰君所交皆一時賢雋豈其屈已下之耶惟以道德焉故合者尤寡今與是人飲而歡耶是歲南方旱仰見蝗飛而歎曰今西兵未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於江淮而天旱且蝗如此我爲婦人死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吾貧而不困者其性識明而知道理多此類嗚呼其生也迫吾之貧而沒也又無以厚焉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且其平生尤知文章爲可貴歿而得此庶幾以慰其魂且塞予悲此

予所以請銘於子之勤也若此子忍不銘夫人享年三十七用夫恩封南陽縣君二男一女以其年七月七日卒於高郵梅氏世葬宛陵以貧不能歸也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潤州之某縣某原銘曰

高崖斷谷兮京口之原山蒼水深兮土厚堅居之可樂兮卜者曰然骨肉雖土兮魂氣則天何必故鄉兮然後爲安

墓表

胡安定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爲陵州人後爲泰州如臯人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

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爲著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以爲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

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秘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爲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爲諸王官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爲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爲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廼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

路人嗟歎以爲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于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于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具誌于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恩乃揭于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廬陵歐陽脩述

石校理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竒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

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以酒然好劇飲大醉頽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竒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中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竒之謂曰母老乃擇祿耶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父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爲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爲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

太后事者遠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旣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捍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爲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

舍大節無一悖于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歡及聞而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爲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旣卒之三十七日墓于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脩表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爲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竒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爲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汗迹卒困于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

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連處士

連處士應山人也以一布衣終于家而應山之人至今思之其長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謹禮讓而溫仁必以處士爲法曰爲人如連公足矣其矜寡孤獨凶荒饑饉之人皆曰自連公亡使吾無所告依而生以爲恨嗚呼處士居應山非有政令恩威以親其人而能使人如此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歟處士諱舜賓字輔之其先閩人自其祖光裕嘗爲應山令後爲磁郢二州推官卒而反葬應山遂家焉處士少舉毛詩一不中而其父正以疾廢于家處士供養左右十餘年因不復仕進

父卒家故多貲悉散以賑鄉里而教其二子以學曰此吾貲也歲饑出穀萬斛以糶而市穀之價卒不能增及旁近縣之民皆賴之盜有竊其牛者官爲捕之甚急盜窮以牛自歸處士爲之媿謝曰煩爾送牛厚遺以遣之嘗以事之信陽遇盜于西關左右告以處士盜曰此長者不可犯也捨之而去處士有弟居雲夢徃省之得疾而卒以其柩歸應山應山之人去縣數十里迎哭爭負其柩以還過縣市人皆哭爲之罷市三日曰當爲連公行喪處士生四子曰庶庠庸膺其二子教以學者後皆舉進士及第今庶爲壽春令庠爲宜城令處士以天聖八年十二月某日卒慶曆二年某月日葬于安陸

山之陽自卒至今二十年應山之長老識處士者與其
縣人嘗賴處士以爲生者往往尚皆在其子弟後生關
處士之風者尚未遠使更三四世至于孫曾其所傳聞
有時而失則懼應山之人不復知處士之詳也乃表其
墓以告于後人

祭文

漢高帝

惟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漢
高皇帝之靈而言曰吏有常職來官于滁者不三四歲
而易也神食于此無窮已也神與吏於滁人孰親且父
宜愛其人之深也滁人敢慢其吏而犯吏法者有矣未

聞有敢慢神而犯威靈也其畏信勤事於吏孰若畏信
勤事於神也吏於凡小事猶皆動有法令約束違則有
罰孰若神之變化不測而能與民轉災爲福也吏朝夕
拜禱彌旬越月而無所感動神之召乎風雲開闔陰陽
而役使鬼物頃刻之間也今民田待雨急矣吏知人力
不能爲猶竭其力而不得已况神之易爲也况滁人畏
信勤事之久而親神宜愛之而又有可以轉災爲福變
化不測之能也吏誰敢與神較而脩輒以此爲黷者蓋
哀民之急辭也其政不善而召災旱又以爲黷神宜降
殃於脩而賜民以雨使賞罰並行而兩得也民之幸也
脩之願也尚饗

宋侍中

惟靈明誠敏識清方粹直由初考終不變一德忽然云
亡天子之側富於文章玉質天葩施之朝廟炳耀光華
自茲而絕學者之嗟既文且賢周達善問惟此不朽有
司之信輅車其行禮備哀榮奠觴爲訣脩等之誠尚饗

尹師魯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
師魯十二兄之靈曰嗟乎師魯辨足以窮萬物而不能
當一獄吏志可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
野水之濱猿狖之窟麋鹿之群猶不容於其間兮遂即
萬鬼而爲隣嗟乎師魯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

之衆何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人方
其奔顛斥逐困厄艱屯舉世知冤而語言未嘗以自及
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捨進退屈伸語默夫
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爲諸隱凡待終顏色不變
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既已能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
不累於心膏自子云逝善人宜哀子能自達予又何悲
惟其師友之益平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乎師
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沒光於文章
焯若是日子之所爲後世師法雖嗣子尚幼未足以付
予而世人藏之庶可以無墜失子於衆人最愛予文寓
辭千里侑此一樽冀以慰子聞乎不聞尚饗

詩

廬山高贈劉中允歸南康

廬山高哉幾千仞兮根盤幾百里截然竝立乎長江長
江西來走其下是爲揚瀾左里兮洪濤巨浪日夕相春
撞雲消風止水鏡淨泊舟登岸而遠望兮上摩青蒼以
晦靄下壓后土之鴻厓試徃造乎其間兮攀綠石磴窺
空磴千岩萬壑響松檜懸崖巨石飛流淙水聲聒聒亂
人耳六月飛雪灑石砭仙翁釋子亦徃徃而逢兮吾常
惡其學幼而言唯但見丹霞翠壁遠近映樓閣晨鐘暮
鼓杳靄羅旛幢幽花野草不知其名兮風吹露濕香澗
谷時有白鶴飛來雙幽遠去不可極便欲絕世遺紛

厖羨君買田築室老其下插秧盈疇兮釀酒盈缸欲令
浮風暖翠千萬狀坐卧常對乎軒牕君懷磊砢有至寶
世俗不辨珉與玳策名爲吏二十載青衫白首困一邦
寵榮聲利不可以苟屈兮自非青雲白石有深趣其氣
兀砭何由降丈夫壯節似君少嗟我欲說安得巨筆如
長杠

和王介甫明妃曲

胡人以鞍馬爲家射獵爲俗泉甘草美無常處烏驚獸
駭爭馳逐誰將漢女嫁胡兒風沙無情貌如玉身行不
遇中國人馬上自作思歸曲推手爲琵琶却手琵琶胡人共
聽亦咨嗟玉顏流落死天涯琵琶却傳來漢家漢家

按新聲譜遺恨已深聲更苦織織女手生洞房學得琵琶不下堂不識黃雲出塞路豈知此聲能斷腸

再和明妃曲

漢宮有佳人天子初未識一朝隨漢使遠嫁單于國絕色天下無一失難再得雖能殺畫工於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漢計誠已拙女色難自誇明妃去時淚灑向枝上花狂風日暮起漂泊落誰家紅顏賸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自嗟

吳韻唐詩
魏輯附評

歐陽先生遺粹卷第十